



2024 03
总第十七期

总监 监制
方增泉 祁雪晶

指导老师
张蔚

主编 副主编
李纪凡 叶晨灏（美编） 谭心瑶

记者：
侯玉丽 颜妤娉 孙驿昕 温 馨 潘月慧 陈嘉旻
罗海燕 凌慧娉 王令萱 李淑妍 谭心瑶 叶晨灏
郑婉清扬

编辑：
李纪凡 叶晨灏 谭心瑶 侯玉丽 温 馨 郑婉清扬

美编：
叶晨灏 谭心瑶 侯玉丽 温 馨 郑婉清扬

供图（部分图片源于网络）：
叶晨灏 温 馨 郑婉清扬 董怡彤 杨文芬 王凤仪
孙驿昕 潘月慧 陈嘉旻 罗海燕 凌慧娉 李淑妍

鸣谢：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非虚构写作工作坊



北师大新传官微



瞭望新外 19 号

2024 年 3 月 总第十七期
校内报刊统一刊号：BNU-043

出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瞭望融媒体工作室《新外大街 19 号》杂志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 19 号 小白楼学工办

电话
010-58803887

传真
010-58803888

邮箱
xwdj19@126.com

长期欢迎投稿，稿费从优
优先考虑非虚构写作和人物类稿件
北师大新传官网：<http://sjc.bnu.edu.cn>

下一站也明朗

《新外大街 19 号》编辑部

“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在修辞的迷雾中闭上双眼，
也可以选择深入洞察生活的本来面目，看见光鲜背后的漫长挣扎，
捕捉坚守之下的持恒力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面对着某种前所未有的境况：人拥抱自由，挣脱镣铐，与此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坚实的依靠。终极价值不复存在，自反的理性招致对于一切的怀疑，如同尼采那有力的断言：上帝已死。

三年过去，我们是巨浪之下微末的存在。人们逐渐惯于怀旧，在相册里寻找时间的印记。起初只是无聊的消遣，而后突然意识到所失去的事物，在重构记忆的过程中，生出一种更确凿、更清醒的震动。仿佛罗兰·巴尔特所言的“滞点”，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已经悄悄停下，滞留在一个若有似无的半空，滞留在无数的回忆、想象和情绪中，滞留在一部每日按时消毒的电梯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面临着“破而未立”的现实。“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除旧的而迎来新的，这进取的姿态如此令人激动；而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身临其境地直面消失的一切，却很难能如此乐观。或许我们已经不再盲信自己一定能够从伤痕之中学会什么，对苦难的美化已在现实主义中被彻底抛弃。

也许最为关键的不是能否得到有关未来的承诺，而是我们如何前往未来。前者如此飘渺，而后者是由一个个选择、一次次行动而切实地构成，因此是我们能够把握的。

克尔凯郭尔曾经如此概括生活的意义：“寻找一个对我而言是真理的真理，寻找一个我愿意为它而活、为它而死的理念。”这是现代引以为豪的逻辑与理性所无法处理的问题，而“激情”（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处于这个位置的或许应该是“勇气”）之于人性的意义从中彰显出来。前行的勇气积累起来便成为恒久的韧性，对于一个拥有韧性的人而言，“重构”的行动不再需要来自未来的牵引；它自身就是抵达未来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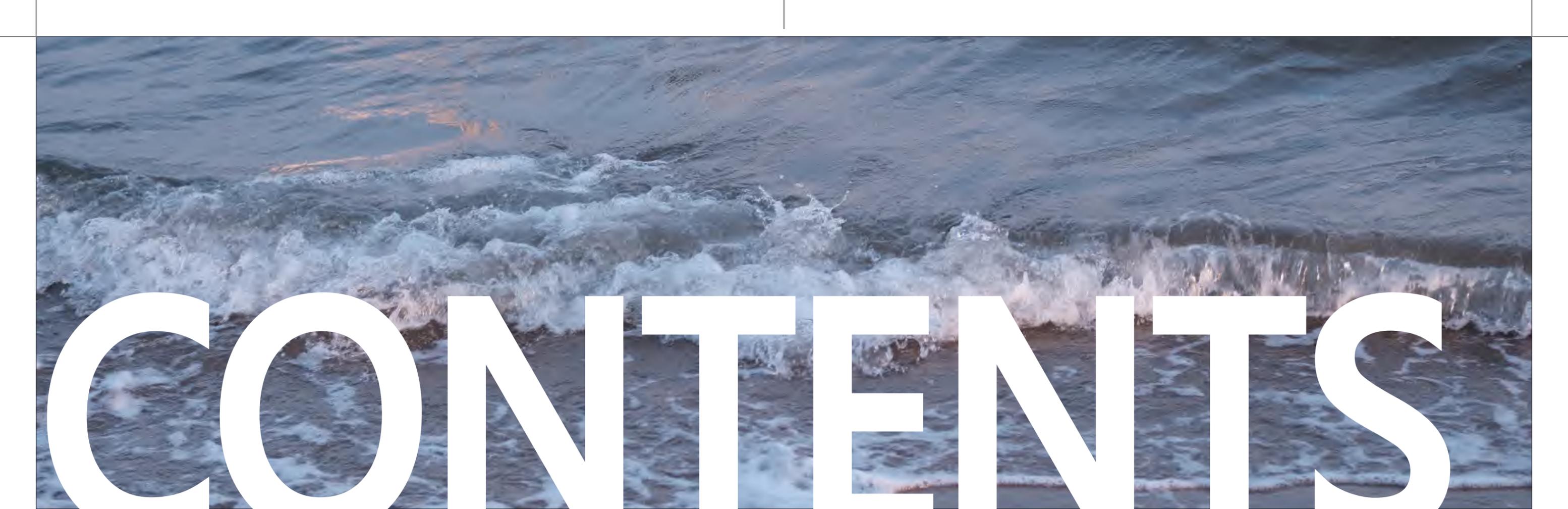
发刊的节点正处年与年的交界，人们热衷于用年终总结来浓缩过往，媒体习惯于用新年贺词来回顾过去，似乎是不得不借助那类仪式、景观和符号所发挥的效用，我们才能堪堪直面走过的路途，好在对视时还能露出稍显疲惫的笑容。

然而它们终究无法代替我们的手敲击键盘来记录。把握未来的向前途中，总归有些消失无法释怀，身处重构的不适感无法遮掩，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在修辞的迷雾中闭上双眼，也可以选择深入洞察生活的本来面目，看见光鲜背后的漫长挣扎，捕捉坚守之下的持恒力量。回归人，理解人，记录人。因为共同经历过严寒，所以我们才知道守住人与人之间的热气有多珍贵。

岁末年初，无论消失或重构，我们始终相信那些深刻多元的思想，和温暖动人的情怀，依旧是每个时代的所需。在向前的步伐中留心，在激情的选择中思索，回到生活现场，重返周身世界，我们就不再孤独，也不再艰辛。

昼渐长、夜渐短的日子里，春日将至。

愿你生活舒展，下一站也明朗。 



CONTENTS

05 人物

- 01 留学生：异国土壤的种子
- 02 失序·奉献·重构
——疫情里的北师大志愿者

13 视界

- 03 新北京爱情故事
- 04 废品回收二十年

3

25 后窗

- 05 行你所愿，初心不变
- 06 注定消亡的命运？
——一个小岛之屋的沉浮

35 倒带

- 07 都怪这夜色
——回龙观医院探访手记
- 08 看，飞机！

46 波动

- 09 MBTI：心理测验、符号
与人的形象
- 10 王家卫：擦身而过 久别重逢

53 广角

- 11 图集 | 北纬三十九度的秋与冬

4

当我们 重返我们。

| 栏目·人物

01 留学生：异国土壤的种子

02 失序·奉献·重构
——疫情里的北师大志愿者

我们选择理解人，
理解算法所无法解释的高贵与善良，
理解流量所无法抵达的孤独和情绪。

留学生：异国土壤的种子

“未来是大雾弥天盖地的岔路口，看不清、摸不透；
目标又十分难能可贵，
也许只能在来时的足迹中寻找。”

记者 | 郑婉清扬
美编 | 郑婉清扬

无论是上下课的行色匆匆，还是休息日的平淡闲适，走在校园里，我们总能见到几张特别的面孔。他们或许穿着独具特色的服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但他们同样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争分夺秒地丰满着即将展开的羽翼。留学生像一颗颗种子，在异国的土壤里为开花结果而沉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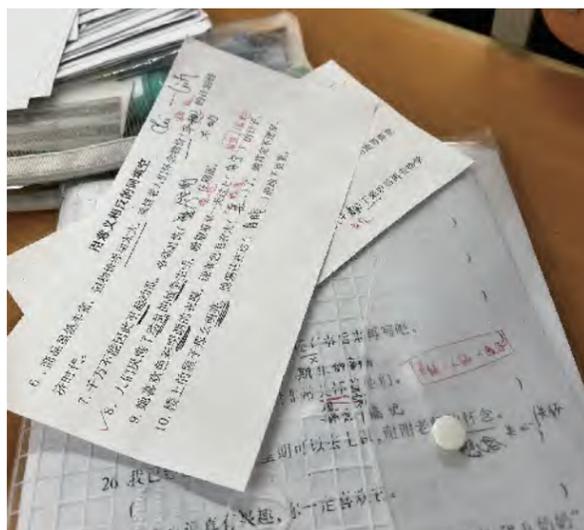
▲摄影与北师大的秋

播种

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留学？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

小霞的答案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对汉语很感兴趣。”她来自越南。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和检索十分方便快捷，但网页上、视频中、文字里展现出的中国已经不足以满足她的想象。“一定要来到这里，亲自体验一下。”她这样说道。

为了这样的目标，她从初中开始准备学习中文，经过四年的学习，她已经掌握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和她相处常常感觉不到她是留学生，交流很自然。”这是同班同学对于她的评价，也正是四年时光的见证。



▲小霞做的中文笔记

同样来自越南的秋秋的答案则有所不同。她谈到，在她的学习生活中，大部分时候英语被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她逐渐感觉到力不从心，与同学的比较也让她产生了些许的自卑心理。“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学另一种语言，做一个独特的人。”

因为平时有接触很多中国的影视剧，她萌生了学习中文的念头。聊到为什么要来中国学习，她回答：不仅是为了更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到另一个国家生活，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于是她选择了在自己独特的方向上继续行走。

语言只是出国留学的第一道门槛。随后的申请流程、护照办理等流程也不甚烦琐。但跨越千山万水，这两颗种子最终飘到了北京的土壤。

深埋

中越文化交流密切，两个女孩到达之前也通过书籍、网络等各种途径了解过中国和北京。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初到北京，初到北师大，还是有很多事情给予她们时不时的“小惊讶”。

小霞分享了她的一件轶事。初来乍到，难免需要置办零星生活用品。可当她递出现金纸币结账时，店家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原来是纸币面额太大，难以找零，于是她只好改用手机支付。事后小霞回忆起当时的尴尬，在学校的银行卡正式办好后，她把“压箱底”的现金存进银行卡，开始逐渐习惯移动支付。“虽然移动支付很方便，但我还是习惯随身带些现金。”她说道。

当被问到是否有在北京逛遍时，她们的回答都是“比较少”。除却没时间之外，不熟悉交通也是一大原因。庞大而交错的公共交通系统常让外人摸不着头脑，两位越南姑娘也不例外。“我们大家常骑摩托，比较少乘坐公共交通。”秋秋说。小霞曾骑行近一个小时的共享单车到颐和园，颐和园的景色很美，她说，但也比较希望能骑共享单车。



▲秋秋相机里的圆明园公园

秋秋去过圆明园公园和前门大街。她热爱摄影，在她的朋友圈里常常晒出她与北京景色的美丽合照，在她的照片里，北京的自然美景和人间烟火气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站在大街小巷中，站在银杏树下，也成为这个秋天北京城一道亮眼的风景。

对于北京城，她们都有共同的印象——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的科技感相融合。无论是从影视剧推测，还是从新闻中了解，北京作为一个大都市，似乎理所当然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然而这座城市的历史遗迹、博物展馆、古韵建筑等无疑为她们带来了惊喜。“很有历史性，很复古，好像能看见曾经的朝代。”小霞说。

两颗种子仿佛深埋进土壤，浸润在如此的生活氛围里，深切地感受着一种新的文化、新的观念。

生根

出国留学，语言自然是最大的障碍之一。谈及此，她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无奈的笑容。即使经过四年的学习，小霞仍然常常感到“听不懂”。她坦言，初次接触这种全中文的语言环境，以及许多专业名词和术语，使得她对课程的理解难上加难。秋秋只学习了一年半的中文，专业课对于她来讲无疑是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她常常向周围的中国同学请教，听他们结合语境的解释，然后认真记下相关词语，在心里默默重复。她们坚持用中文做笔记，“练习中文，也避免产生歧义。”课余时间也会继续巩固中文的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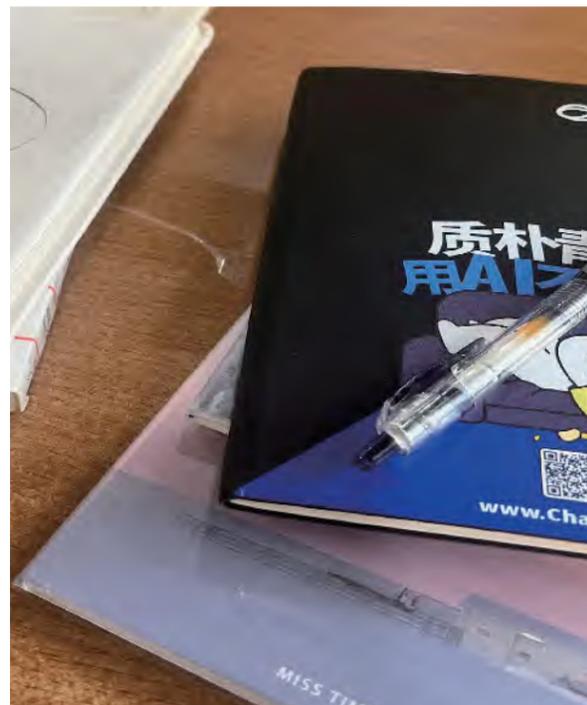
在这样称之为磕磕绊绊的学习过程中，她们也与周围的同学建立起友谊。

“因为我中文不好，很多词都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就很害怕和大家交流。”殊不知中国同学们也有相似的苦恼。常常因为害怕冒犯到对方，所以小心翼翼，甚至避免交流。幸而大家最终还是打破隔膜，恍然发现对方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挑剔、敏感，反而很好相处。希望能够多些与留学生同学的交流活动，这想必是不少人的心声。

破冰之后，她们也常常与中国同学组队，闲暇时间相约同游，也加入了一些社团活动。小霞加入了VR社团，虽然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活动里，她没有来得及与各位成员全部熟悉起来，但是她很乐意继续在社团里结识新朋友，而不是封闭自己。秋秋则因为“信息差”错过了社团秋招的机会，但她期待下一次的招新，找到感兴趣的社团，结交更多朋友。

经过几个月的熟悉与探索，她们已经能很好地融入BNU的生活节奏中了。原本对于饭菜口味的担忧也烟消云散：原本在越南的口味偏清淡，但她们一致认为食堂的饭

菜比较美味，虽然重油重盐，也不失为一种新的体验。



▲小霞加入 VR 社团

萌芽

最后不可避免地聊到了对于未来的规划。她们都很明确地选择了读研，可能在本专业继续深造，也可能探索新的领域——秋秋说，她很喜欢照片和视频等的拍摄制作，以后可能会更多学习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小霞虽然没有

有特别明确的未来规划，但也有短期目标：好好学习中文，加深理解，在考试中取得理想的分数。

而对于未来可能会从事的工作，二人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未来是大雾弥天盖地的岔路口，看不清、摸不透；目标又十分难能可贵，也许只能在来时的足迹中寻找。但她们都对未来充满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嘛。”小霞这样说。刚刚大一的她也隐隐为就业感到焦虑，却也无可奈何。“想自己能做哪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在快要饱和的工作环境里怎么生存下去。”既然不想被别人“比下去”，这些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断思考、回答。

新环境的压力无疑很大，思乡之情难免油然而生。小霞说，她会想念家人，却没想到过结束留学生活。哭过、笑过、倾诉过、隐瞒过，她们最终依然前行，生长在异国的土壤之上。

采访的最后，她们也给予了一些关于留学的建议。熟悉当地语言无疑是重中之重，但小霞还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是真正想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吧。在本国上学和出国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发展方向不同而已——都要认真学习、认真生活。想要出国的同学可以大胆地去做，不要局限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开阔自己的机会。”

种子埋藏在盛夏，沉潜于秋冬，终将萌芽在明媚春光之中。

作者郑婉清扬，北京师范大学 2023 级传播学本科生。



失序·奉献·重构 ——疫情里的北师志愿者

“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

记者 | 侯玉丽
美编 | 侯玉丽

“世事无常态，三年一轮回。”三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有人说三年在人生的漫漫几十年中只是短短一瞬。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从 2020 到 2022 的三年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时间节点。这是共克时艰、戮力同心的三年，是艰难勇毅、更彰初心的三年，是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失序、又在信念中重构的三年。在抗击疫情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有一群人用自己的力量化解困境，撑起蓝天，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抗疫志愿者。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师的志愿者面对这一突发的历史性事件挺身而出，不管是物资发放的过程，还是疫苗接种的场馆，抑或是日夜值守的卡点，每个场景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微时：做志愿的动机

小范、小姜和小闫是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的三名同学，三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担任了不同的职责。小范负责隔离物资运送、组织协调核酸检测等，历时 42 天；小姜主要负责在校师生疫苗接种时的秩序维护，历时 5 天；小闫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做冬奥会志愿者，先后担任检票、场外引导等工作，每天工作 6 小时，历时 30 天。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成为志愿者时，三人给出了相似又不同的答案。小范说：“疫情在前，我身为党员，应该以身作则，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小姜表示，疫情防控

是我们国家的大事，身为一名大学生，有必要尽自己所能回报社会。并且帮助别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会让自己收获快乐。小闫则说，他在得知我国申奥成功时，内心涌起了极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自己对奥运会这项盛大世界赛事充满了憧憬，希望切身参与到这百年难得一遇的重大活动中，想为其成功举办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因此在招募通知发布后就积极报了名。



▲人民的战疫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三人的回答表述方式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奉献。如今的大学生经常被冠上“精致利己主义”的标签，被认为缺乏青年人的“精气神儿”和社会担当。但不同于互联网上对大学生“过度内卷”“绩点为王”的刻板印象，志愿活动的学分也并非这三名同学选择去做志愿者的关键原因，相反，他们的责任和担当是驱动他们前行的不竭动力，让他们在这个貌似有点灰蒙蒙的时段闪闪发光。



▲疫情期间北师大党员志愿者流动站

行走：游走于失序的世界

失序，指的是事物的混乱和失去常规的状态。疫情这一突发事件下，虽然整体而言我国社会保持了较为和谐平稳的状态，但人们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被打破，观念意识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塑。出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考虑，在病毒肆虐、难以控制的时候，各地纷纷停工停产，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居家隔离的经历。虽然各方力量合力抗疫，但人们的生活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在那段失序的岁月中，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始终是把握船锚的领航人，而志愿者们则行走于不同的场域中，成为生命与安全的守护者。

在疫情蔓延迅猛的那段时间，学校里大部分同学都病

了，包括小范在内的 800 名学生需要给全校师生送餐。工作量很大，他们非常辛苦，但仍然会出现有同学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这让小范觉得非常委屈。但他内心明白，所有的辛苦是为了给师生们带来更好的服务、稳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更心安。有一年冬天，他正在寒风中费力地搬运物资，突然“咔嚓”一声，一个同学抓拍了这一瞬间。随后这张照片还被登到了社交媒体平台上，为这个冬天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纪念。

为了保障安全，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都施行闭环管理。在当志愿者的一个月中，小闫每天乘大巴在学校和奥体公园间往返，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们不可以去其他地方，工作强度非常大，也没有什么放松休闲的机会，经常遇到凌晨出发、凌晨返回的紧急情况。但他仍然觉得很开心，因为他遇到了许多有趣而难忘的瞬间。他说：“在招待冬奥会赛事观众的过程中，一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在退场时对我们说：‘辛苦啦！’，然后我们互相比心道别。”在讲述这段经历时，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小姜工作时间相对较短，主要工作是在接种疫苗的过程中疏导队伍、引领秩序。尽管每天最早来接种场馆开门，最晚离开，但她仍然觉得自己的工作快乐而有意义的。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工作、互帮互助，枯燥无聊的工作也变得生动了起来；看着大家都及时接种了疫苗，她也感到由衷地心安，这个冬天也仿佛不再寒冷。



▲核酸检测现场

重构：在“意义”中自我成长

2023 年初，恰逢春风送暖、草长莺飞，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解封，人们终于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社会在

旧的记忆和新的光景中重构，学生志愿者们也时不时回想起那段经历，在“意义”中实现自我重构，得到收获和成长。

小范说自己在做志愿的过程中收获了信赖与担当。经历疫情之前，从小到大一帆风顺的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家和社会的“孩子”，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对象；疫情发生后，他积极投身志愿活动，在一次又一次行动中感受到自己对家和社会的守护。“原来我也能成为被信赖的‘大树’。”他笑着说，颇有一副“壮志凌云、以身许国”之感。对小姜来说，她的收获一方面是自己更深入体会到了志愿者这类工作的辛苦，在志愿者这个团体获得了归属感，另一方面是感受到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有所提升。小闫表示，自己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和一段难忘的经历和回忆，在冬奥会这个平台上发挥了自己的奉献价值，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新闻传播学院主题海报“春天”

“苦难终将过去，春天总会来临。”“自己相信的事，大胆去做就好，犹豫必然败北。”“大家一起努力，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千帆历尽，回想起疫情的三年，这是他们最想送给人们和自己的话。真如《流浪地球》里的那



▲投身疫情，无悔青春

句台词——“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在小范、小姜和小闫的眼里，哪怕通往未来的路布满了障目的迷雾，也仍然要怀着希望前行。

银杏树下，有志青年明大义；木铎声中，北师学子克时艰。北师学生志愿者在疫情期间的奉献，是肃清失序的清风，更是重构意义的厚土。

作者侯玉丽，北京师范大学 2023 级传播学研究生。

看见 漫长挣扎。

| 栏目·视界

03 新北京爱情故事

04 废品回收二十年

文字是孩童天真的眼，
在明亮与昏暗的日子之间，
在企求与放弃之间。



秋天篇

秋天坐在那里，小小一只，说话的时候轻声细语，但你能感受到整个家的磁场是从这里发出的。她在这里安排着孩子下一步的教育计划，指挥着大陆做家务，还十分有条理地回答着我的问题。她好像是这个家的大脑，气定神闲地指挥着一切。

“我老婆是我见过最有精神力，最会忍耐，也最会洞察人心的人。”大陆看着秋天，眼神明亮。我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这是我听到的关于另一半最动人的评价。

听听她的经历，你就知道这份精神力不是自带的，而是她用自己生命的历程磨练出来的，在一次次重大而又艰难的选择中，这种精神力被打磨得更加坚定且茂盛。

秋天出生的时候是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她的双腿蜷缩在一起，从未站起来过。

母亲看到她的残疾选择了改嫁，父亲外出工作意外去世，一瞬间她成为了无父无母的孩子。因为家族观念比较重，秋天的大爷们纷纷站出来保护这个孩子，只为了让四弟（秋天的爸爸）有个后。

从此她好像有了三个爸爸。威严的大伯负责对她的管教，细心的二伯给她买女孩子的玩具和头花，一买就是十几年。虽然是孤儿，但是家族里的其他人对她关爱有加，甚至比一些父母在身边的孩子享受到更多的关爱，这一点让大陆也十分羡慕，他常常说：我老婆小的时候吃的东西、

玩的东西我都没有见过。

在秋天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王叔。王叔是县城里福利保障局的领导，身居高位却亲力亲为，他第一次见到秋天的时候就对这个聪慧的女孩格外喜欢，对她的需求从不拒绝，还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来探望她。王叔的老婆来探望秋天时，还会给她讲自己在北京读书的孩子。“她说北京特别好，坐公交车都不要钱，我去了一定很方便。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北京真好啊。”



▲北京旧时公交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点做了启蒙，她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当时正值互联网兴起，QQ聊天成为年轻人中的新时尚，秋天爱上了这种交友方式，当她知道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可以联系到几千里之外的朋友时，她开始天天往网吧里跑。

但是她不知道怎么打字。

她从小没读过书，关于知识的启蒙也就是二伯干活回来给她念的故事书，她看着朋友们的双手在键盘上敏捷地打着字，自己只能盯着那个空空的对话框失神。她开始搬起厚厚的字典自学汉字和拼音，只不过没有人教过她拼音是由声母和韵母组成的，所以她记拼音都是一整块，这就导致了有的时候她打出一个字，却不会读。但没关系，能打字就打开了外面的世界，这让没有机会到处走动的她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

但这件事可没有那么顺利。网络在当时是很新鲜的，“网友”甚至不是什么好词，因为总是会从各个地方传来被网友骗走钱财的讯息；“网吧”更是成为了一个被妖魔化的词汇。那个时候的秋天为了更快速地精进自己的打字技术，选择了更便宜的通宵，“白天的时间感觉过得太快了，还没打几个字就结束了，所以我一般都是通宵。”所以秋天那段时间成为了村里人口中“出入鱼龙混杂的网吧还天天通宵”的离经叛道的人。

但是她丝毫不受阻碍，在网络上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甚至有的朋友从其他地方千里迢迢跑来“奔现”。她结识了异乡的朋友，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开始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出去。

询问她逃离家乡的原因，她说，她是一个爱玩的人，她也不愿意被困在那里。“困”字能看出她的无奈，那是一种处处被管制，拘束在家人的担心和患得患失中的无奈。当她提出想要去济南学习的时候，受到来自家人一致反对，但是她一路抗争，在一次又一次家庭会议之后，她终于获得了去济南的机会。

去到济南的时候，学校热烈地欢迎了秋天，不仅拉上了横幅，还专门在一个华丽的办公室里办了欢迎会，校长宣布给她减免学费，并且给她配备了生活老师，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但看到挤在一边的记者时，秋天隐隐觉得不对劲，但是她如果此时提出放弃，那就又得回到老家，然后接受一圈又一圈指责。她只能认了。

果然，办完欢迎会后，她被直接带到了郊区，原来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校区，秋天住进了简陋的房子里，校长也一改之前和蔼的面孔，开始问秋天要生活费。好在生活老师对她还不错，与她同吃同住照顾有加。涉世未深的她便把自己剩余的钱交给她保管，但拿到钱之后的生活老师很快就没了消息。

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抱着希望，试图打通生活老师的电话。到最后她吃不上饭时，才说服自己接受被骗的现实。

她开始顿顿吃方便面，食堂的大叔看她可怜，每次都会打几个菜给她，她在异乡又过上了被救济的生活。

“那是我最难的时候”，秋天回忆道，“之后也会遇到过问题，但是都是有能力解决的，但当时，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异乡

也许是上天也在垂怜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孩子，再一次给了她一束光，让她的生活出现转机。学校在报道了自己招收残疾学生的消息后，有不少慈善人士前来探访，有一对夫妇和秋天见面后非常喜欢这个聪慧的女孩，决定资助她的生活。这对于当时天天苦哈哈吃方便面的秋天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这对夫妇对秋天格外关照，他们让秋天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水平，也让她感受到了更多的善意和温暖。

她的世界里好像一直有一些善良的人出现。小时候的王叔，食堂里的大叔，资助她的夫妇，送了她一桶麦当劳的陌生小姐姐，还有买走她所有饰品只为让她早点回家的健身房大哥……这些善良的人像是一颗颗闪耀的珠子串起她人生里起起落落的场景，一遍又一遍地温暖着她的回忆。我对秋天说，感觉你在每一个最难的时候都会有天使来帮你。她眼睛亮晶晶的，坚定地点着头说：“对，所以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天无绝人之路，问题总是有解决的办法，比如我现在在北京怎么都能活下去，怎么都不会饿死。”

我问她在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回家，回家虽不及在外自由，但至少不会被骗、饿肚子。她说没有，自己好不容易走出来，如果回去了就彻底没有机会出来了。我能感受到她的孤勇，那是一种对抗着一切反对只为坚守自己的倔强，她是那么坚守，甚至都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对于

她来说，每一步走起来都比普通人要艰难一些。每做一个决定，都要给别人证明一下“我可以做”，才能获得一个平等的去做的机会。但好在她拥有乐观与坚强。这是一种在生活中不断打磨而磨练出的对生活的韧劲，这种韧劲是一种阳光般的正向激励，让她相信自己，相信这个世界。



▲希望

她虽然没有健全的身体，但是她的精神比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要乐观，这种乐观是建立在坚定的自我确认上得来的，而这种自我的确认是艰难的。

北京爱情故事

为什么会来北京？

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秋天说，实在是济南的学校里待不下去了，虽然有熟悉的伙伴也不愁吃喝，但是在那边感觉自己学不到东西了。至于为什么会是北京，大概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听到的关于北京的种种，对于这个城市有着期待和遐想。还有就是她新认识的男友大陆也在北京。

秋天的出逃仍然是困难重重，学校并不放人，这时秋天跟远在北京的大陆说，你把我从学校里弄出来，我就去找你。彼时，大陆只是个在北京拉货的司机，他找到了一个在北京组织会议的朋友，给秋天发了一个邀请函，秋天名正言顺地通过了学校的审批，和大陆来到了北京。

看得出，大陆是个聪明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智慧。他小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事故，等到从病床上醒来的时候就剩下了一只胳膊，还有几个残缺的手指。有一次他在睡眼朦胧时听到几个婶婶在聊天，她们在指责他的母亲为什么要把他救过来，现在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没有办法娶妻生子。

他也是几乎以逃离的姿态来到了北京，为了证明自己

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能够娶妻生子。他刚来北京的时候，觉得这里真好，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行色匆匆，没有人有多余的目光在他的身上驻留。他突然觉得，在这里自己也许能做回正常人。

他买了一辆三轮车，去汽修店改造成了单手可以操作的模式，然后就开始拉货，当时是一几年，他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四五千的薪水，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和秋天的相识，也不是巧合。

当时流行网络聊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群聊，里面都是残障人士，大家在一起彼此拥抱，相互取暖。大陆最开始只是想交朋友，然后大家组队一起出去玩：“我那时候可喜欢玩了，我一听谁要组队出去玩就马上加入，最开始是跟着别人出去玩，蹭别人的车，后来我开始自己买车，一点点换装备，换到最后我的车子里设备都是最高级的。”

最开始只是去玩，后来大陆觉得，在这里找个伴侣也不错。他希望另一半老家不要太远，更重要的是，另一半的残疾跟自己一样是非遗传性的，因为他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他连夜搜索非遗传性残疾，把目标定位到了小儿麻痹。

两个人在一起的原因这样看起来都有些潦草，一个人是因为能够来北京，一个人是因为她的病是不会遗传，但是这两个阴差阳错在一起的人，却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大伯知道秋天来北京，并且男朋友也是残障的时候，整个人暴躁如雷，连夜收拾了行李来北京想要把秋天带回去。“他们想的是，给我找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即使脑子不灵光也无所谓，至少能照顾我。”秋天对我们说，“但是我不想要。”

大爷来的时候，带了秋天最喜欢的煎饼，也带了一张看起来很不好的脸色，当看到一只手的大陆时，他的脸色更阴郁了。当时大陆开着拉货用的三轮车去车站接他，正值暴雨，车子因为轮胎的原因在半路抛了锚。大爷坐在狭小的小车厢里急得团团转，只见大陆不慌不忙地从后备箱里拿出备用胎，在雨中用一只手换上了轮胎。在大爷还在心想“完了完了”的时候，车子的轰鸣声再度响起，已然平稳地行驶在了路上。大爷心中一稳，改观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娘家人对未来的女婿多少都有点考验和审视在，大爷对只有一只胳膊的大陆更是丝毫没有宽限。晚饭的时候，大陆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芋头。“他估计看大陆只有一只手，处理起滑溜溜的芋头估计会出洋相，想要考验他。”秋天在旁边笑着解释。大爷和秋天还在叙旧，大陆就端上

了满满一锅芋头粥。吃粥的时候大爷还是没有忍住问：“这个那么滑，你是怎么弄的？”

“就那么弄得，哈哈，不难。”大陆笑着回答。

一句不难，贯穿了他们十几年的生活。大陆得意地给我介绍他们自己做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高高地悬置在上铺的床板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搬运一米多的笨重木板，怎么把那么重的书架运到那么高的地方，以及在上面码满了书。

但他们就是做到了。

“大爷难道是被大陆的一碗芋头粥搞定的吗？”我开玩笑地问道。

“当然没有，考验期长着呢。”大爷住了两天，看着大陆做饭洗衣开车送货样样都行，逐渐产生了改观。即使他顾虑万千，但是看到两个孩子都在努力地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活，他也感到一种踏实的幸福感。但考验却没有止于此，过了两天大爷又掏出自己的手表，跟大陆说，你给我修一下手表吧。这个连健全人都难以胜任的任务却被大陆给圆满完成了，大爷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感叹，没想到一只手可以干那么多事情。

大陆真的是一个很让人有安全感的男人。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开车拉货，后来生意不行了就在动物园门口卖玩具；当玩具生意不再红火，他便开始拜师学习捏泥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温和而又开放的人，他的眼睛里有真诚的欣赏，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大陆正在旁边做饭，听见我们的谈话时不时过来补充几句，“我年轻的时候很混蛋。”

给我们讲起来，大陆也是有年轻气盛的时候。之前有一次大陆开车载着秋天出门，那个时候秋天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比较虚弱，但是大陆却因为被旁边的人超了车变得有些暴躁，开始和对方飚起车来。小小的车子在路上开得飞快，秋天坐在里面只觉得头晕眼花，刚开始的时候她还会劝说，但大陆犟脾气上来完全听不进去，秋天索性闭了嘴。

“当时她一句话也不说，坐在车里脸色苍白。”大陆回想起那天，现在心里还是很愧疚，“知道我冷静下来之后，她才开口说了一句‘你还有孩子’，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混蛋极了，开始为自己的莽撞和理智道歉。”

“我很感谢我老婆对我的改变，认识她之后我才开始真正地接受自己，我之前都不敢穿短袖，甚至都不敢照镜子，但现在我什么都想通了。”两个人在一起十几年，从刚开

始哪哪都不合适的两个人到现在完美配合的生活搭档，其间也经历了很多磨合。他们笑称自己是“先婚后爱”的代表，并且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进入婚姻，爱情是可以培养的。

我内心是极大的触动，在他们看向彼此的目光中，我从未如此相信过爱情与婚姻。

孩子篇

采访的过程中秋天全程坐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她行动是十分不方便的，需要一根拐棍在地上来回挪动。她的胳膊极细，好像一掰就能折断，脊柱也因为生孩子的时候麻醉不当变成了畸形。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咳嗽起来好像整个胸腔都在震动。她坐在那里，好像还没长大的小孩，让人感受到生命有一种轻盈的脆弱。

房东大姐路过的时候听到她的咳嗽声，送来了一些感冒药，叮嘱她按照成人的量吃三颗，秋天听到后连忙摇摇头：“姐，这个量会让我去医院的。”

因为身体的原因，她几乎不敢吃成人的药。即使感染了病毒，也只能吃点小孩的退烧药。“不过最近好一些了，上次吃了成人的退烧药，竟然也没有呕吐。”她语气轻快，听得出很开心。

秋天刚出生的时候是先天性小儿麻痹症，老家的医生说这孩子活不过18岁。但她不仅怀胎十月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并且一路将他抚养长大。

回想起怀孕的过程，是不敢想也不敢听的程度。因为体质的原因，四个月的时候她就吃不下任何东西，“吃什么吐什么，连胆汁都会吐出来的程度。”从四个月起，秋天就开始打营养液，小小的一瓶营养液，维系着两个人的生命。

因为特殊的身体状况，孕检成为了横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没有医院敢接我们，生怕过程中出问题，医生也说孩子不一定能留下来，但是对我来说，能有一点机会我也想要留下来的。”

有一点希望就去试，是她一贯以来的人生准则，正是这一点希望给了她无穷的勇气和接连而来的机会。

辗转了三家医院，在找了熟人又签订协议的情况下终于有医院愿意给她孕检。每次孕检都要抽五管血，她笑道，“当时一管都抽不出来”，医生和护士把她的胳膊摁到青紫，但还是抽不出来。

营养液和孕检的高昂支出掏空了他们的钱包，在快要生产的时候，他们已经拿不出住院的钱。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们向家里人寻求帮助，“想想自己那个时候真挺混蛋的，感觉自己连生孩子的钱都拿不出来。”大陆在旁边说。大陆的妈妈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下来，但当他们开着三轮车一路从北京颠簸到山西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大陆的妈妈并没有给予支持，但孩子不得不生了。在山西找医院的过程好像异常的顺利，没有经历各种拒收、转院和保证书，进去就被送进了手术室，但同妇产科医生一起进去的还有骨科、神经科等各个科室的主任医师。

秋天打不了麻药，剖腹产的刀口是自己一寸一寸熬下来的。她跟我形容刀刺在肚皮上的感觉，我只觉得残忍。问她后不后悔做这个决定，她说：“没有什么后悔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她好像一直是这样，坚定地做出选择，然后把选择孕育成新的希望。

生过孩子之后，娘家人前来探望，那个时候是秋天最虚弱的时候，之前五十几斤的体重也一度降到新低，娘家人来的是疼爱自己的大爷和大哥，“几个一米八多的山东汉子，一进来看到我躺在那就忍不住嗷嗷大哭。”

孩子的降生几乎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再也没有余钱可以去养育孩子。秋天夫妻俩做决定，先离开孩子回北京挣一些钱，等手里有些积蓄了再把孩子接到北京。这个决定并不艰难，但是对于初为人母的秋天来说非常挣扎。她自幼缺少父母，把对孩子的陪伴看得无比重要，尤其是在孩子还那么小的时候。但是现实摆在那里，她也不得不踏上回北京的路，在车上不停地流眼泪。回到北京，他们又恢复了他去拉货，她在摆摊的生活，等到孩子十个月的时候才把孩子接到北京。

一晃，孩子今年已经十二岁了，从小学开始，他就一路在国际学校里读，学费成为了他们家最大的开支，也成为了他们唯一要去奋斗的目标。其实老家的人都很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让自己过委屈的苦日子，只为了让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如今教育不是投资而是消费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坚持显得难能可贵。“我对他，是不求回报的投资。”他们是这么回答的，“投资是为了他过得更好，更自由；不求回报是没指望他以后能怎么样，当然，他一定也不会很差。”

他们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感到震惊，这是一对从村子里走出来、没怎么读过书的夫妻，他们的教育观却是那样的宽广豁达，并且身体力行地坚持着很多年。他们说很感谢孩子接受的教育，感觉自己也跟着孩子重新生长了一遍。

“重新生长一遍”，看着就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也许这种生命力在于硬着头皮去学习各种陌生软件只为了给孩子打印卷子和作业的时候，在于一次又一次东跑西跑给孩子挑选合适学校的时候，在于从不缺席的家长课堂分享教育感悟的时候，在于看各式各样的书籍让自己进步的速度跟上孩子成长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大陆还给我们分享了关于 ChatGPT 的使用，我在那一刻内心竟然有一丝释然。



▲重新成长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过不好呢？”他们有坚定的目标，即使遭受着非议但仍然坚守；他们乐于求进，一直不停地从外部汲取新的知识，对社会的一切变迁抱有积极且开放的态度；他们不畏艰难，不管碰到什么问题从各个角度无孔不入地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人，不论以什么姿态出现，应该都会过得很好吧。

写在后面的话

我在北京，常常觉得自己很单薄。这种单薄在于，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质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值得坚持，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我的存在对这里有没有意义……我纠结选择，质疑存在，对婚姻悲观，对生育恐惧，最根本的是缺乏正向的了解和勇气。但是秋天和大陆用他们一个闭合的故事完整地解答着我的困惑。当我偶尔站在北京的天桥上看着下面纷纷的来往的车辆，感慨我的渺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们。我内心的某个时刻被标记了起来，渺小的、微弱的也变得可贵了起来。



作者颜好婷，中国矿业大学 2021 级英语笔译专业研究生。

废品回收二十年

“若企业或者政府能够厘清整个废品回收再利用产业链，将废品回收规范化、整合化，不仅会改变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的现状，也能使废品回收成为光明正大为市容市貌做贡献的一份子。”

记者 | 孙驿昕
美编 | 侯玉丽

初入北京

2002 年 6 月的一天，孙林收完田里的最后一批小麦，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和丈夫、儿子一起坐上了从安徽阜阳开往北京的列车。她此番去北京，并不是想去大城市里闯荡挣钱，而是为了帮忙照顾弟弟家刚出生三个月的女儿。当时没有人能预想到，这次出行会让孙林一家和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结下缘分。

每个周末，孙林的弟弟不用上班，可以在家和妻子一起照顾孩子。闲下来的孙林想着自己不能始终没有收入，便想要赶紧利用周末的时间挣点钱。当时，和她一起进京的丈夫正在八宝山地铁口拉黄包车，孙林就每个周末都带着儿子去八宝山附近碰碰运气。

当年的北京远不如现在繁华，位于西四环和西五环之间的八宝山还是名副其实的郊区。地铁站附近大片老旧的平房条件简陋、租金低廉，因而居住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其中不乏有孙林的老乡。孙林仔细向老乡们打听之后发现，他们每天骑一辆三轮车上街“收破烂”，一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块钱。她心想着这个活没门槛、时间自由又能挣到钱，便当机立断买了辆二手三轮车，开始每个周末在八宝山附近收废品。

纵观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发展，孙林进入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时间点，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北京的废品回收人员数量迎来井喷式发展的时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民工慢慢替代了原有的国

有物资回收体系，成为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支柱。据北京市社科院的调查显示，2006 年北京的废品回收人员数量高达 30 万人，其中 90% 以上是外地人。粗略统计，在这些当人当中，捡拾垃圾的年均收入约 8000 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的年收入在 1 万元左右，蹬三轮收废品的年收入最高在 1.5 万元左右。

孙林并不了解官方的统计数据，但她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证明了收废品的确有令人满意的利润。用周末两天时间走街串巷的她，不仅每天都可以挣到钱，利润甚至比丈夫在地铁口拉黄包车还要多。挣钱的快感让她不可自拔，用孙林的原话说，她“不知不觉就收上瘾了”。



▲北京 2006 年关于拾荒的报道

2003年初，孙林的外甥女满了周岁，不再需要她平时的照看，于是她全心全意投入进了废品回收的工作中，并且让自己的丈夫也加入进来。就这样，孙林一家人正式成为了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一员，至今已经工作了整整二十年。

一门生意

不同于外行人口中的“收废品”，废品回收工作在孙林和她的同行们之中被称为“做生意”。因为在靠废品回收行业生存的他们看来，废品回收不仅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更是一份需要悉心经营的生意。

凡是做生意，都要有完整、畅通的生产-消费链条才能成功。废品回收链条最上游的原材料生产者，就是在北京市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人。据统计，2003年北京城市垃圾清运量高达361.4万吨，并且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1000余万吨。

每天，居民生产的大量生活垃圾被混合扔进垃圾箱内，被称为“捡破烂的”或“拾荒者”的废品回收人员手拿大编织袋或骑自行车、三轮车在各个垃圾箱中翻找塑料、废纸、金属等可回收垃圾，并将它们收集起来。这些分类收集好的废品被出售给停留在社区街道固定地点的四轮货车。



▲骑三轮车的拾荒者

驾驶四轮货车的废品回收人员往往需要向小区物业或者社区居委会缴纳费用，申请停车收废品的资格。他们的存在让拾荒者能够方便地在家附近出售废品，而拾荒者的存在则让卡车回收点的废品回收者省去了垃圾分类的步骤，只需用较低的价格购买废品并销往郊区的废品回收站。

但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既没有资本和渠道购买卡车并向社区支付费用，又觉得拾荒的效率和利润太低，于是他

们形成了独立于拾荒者和卡车回收点之外的另一种废品回收方式：从废品生产者中收购废品，并直接卖给废品回收站。像孙林一家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人，就是采用了这种工作方式。他们是北京市的居民们最为熟悉的废品回收人员，业内称他们为“游商”。

游商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因此一条条的行业法则没有人好心传授给孙林，但她在石景山的摸爬滚打之中很快学会了做废品生意的生财之道：收泡沫、塑料和废纸挣不到钱，而收铁、铜和铝可以；在小区里一家一户收塑料瓶和纸箱、纸板利润微薄，但收单位和工厂里的废品一次就能挣到很多；废品回收站的秤经常缺斤短两，收到的废品要自己提前称好重量，卖给废品回收站的时候才能拿到应有的钱……据孙林的儿子说，他们一般不收利润率小于50%的废品，不然算上收、卖废品所花的时间和体力就得不偿失了。

由于石景山附近聚集了大量的工厂及废品回收站，孙林一家比起其他的游商有更多的地理优势，但是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当工厂或者企事业单位有大批的废品需要出售给游商时，如何抢到这些大单就成为了一门学问。

当工厂积攒一段时间的生产边角料需要处理，工厂负责人往往会把处理废品的任务下派给工厂的保安、看门人一类的人负责，孙林管这些人叫工厂的“小头头”。由于找买家的权利落在了这些小头头手中，孙林一家为了买到废品就不得不跟小头头们搞好关系。虽然嘴上说着“这些人都奸得很，谁给的小费多就卖给谁”，但是在行动上孙林“喜欢抽烟的给买烟，喜欢喝酒的给买酒，夏天送饮料和西瓜，逢年过节送礼物、请吃饭”。就是这样的方法让孙林在二十年间积累了一个又一个熟人，抢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单，在竞争激烈的游商中站稳了脚跟。发展出自己的老主顾之后，走街串巷碰运气成为了孙林一家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时候，他们每天都能接到老主顾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们上门来收购废品。

和孙林一样有固定客户的游商们发展出了属于彼此的默契，他们轻易不会去非自己的地盘上收废品，以免和同行发生冲突。但是从工厂里收废品赚大钱还是令人眼红，当孙林一家连续几天拉着满满一车的废品去废品站卖时，就会有人问她“你在哪里收了这么多东西？”，而孙林从不会说实话：“在北京西边收的就说是东边，南边收的就说是北边。你要是实话告诉他，改天他就去蹭你的生意。”

然而即便相互保密，抢生意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尤

其多发生在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邻居之间。据孙林说，早先年间游商之间为了生意在街头打架斗殴，她的丈夫脸上被人用刀砍伤，留了一道长长的疤痕，看起来凶狠极了；这些年倒是不打架了，但是仍然会用最恶毒的语言彼此人身攻击、骂得狗血喷头。



▲废品回收垃圾场

变与不变

2004年初的一天，孙林一家和附近租住平房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接到了房东们的紧急通知：由于兴建小区，八宝山附近的平房将要在一个月之内开始拆迁。接到消息的孙林一家放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把时间都扑在了找房子上。他们租住不起正规小区的楼房，也无法通过正规的中介找到破旧平房的出租信息，只得自己每天骑着三轮车到处询问。“大家都不工作了，满大街都是找房子的”，孙林如此形容接到拆迁通知后的情况。

拆迁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吞噬了低矮破旧的平房，也带走了孙林一家在北京最初的住所。孙林对在北京的第一个住所印象深刻，她后来还去那附近看过：“新建的小区叫远洋山水，小区特别大、楼特别高。”

在随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孙林一家搬家超过十次，平均一个地方住不到1、2年就会因为拆迁而被迫搬走，她却再也没有像关注远洋山水小区一样关注拆迁后当地的发展变化。因为孙林意识到，对于像他们一家这种租住在京郊平房内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搬家是一种不得不习以为常的常态。她逐渐习惯了把租住的房子看作短暂的容身之所，一个个曾被她称作“家”的地方不再能唤起她的归属感，她甚至数不清自己搬家的次数、也记不清自己曾经居住的

地方。

孙林记得最近的一次搬家是从位于西四环边缘的张仪村搬到了西六环外的大灰厂，两个地方相隔了12公里，这是她记忆中搬家距离较远的一次。二十年来，他们一家随着北京城市的扩张和郊区的开发，一点点地从四环搬到了五环，又搬到了六环外。每次孙林一家都不愿意搬得太远，因为搬离他们熟悉的区域和周边工厂中的熟人意味着生意的减少和收入的下降。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在附近找到合适的住所，比如这一次他们被迫搬了12公里，只得丢掉了之前的所有生意。提起这个，孙林长叹了一口气：“搬一次家，就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然而搬家不仅影响着废品回收者的生意，由于占地面积大、建设成本高，搬家对废品回收站来说接近于“灭顶之灾”。2014年7月，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其中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被列入了北京的禁限目录。从颁布时起，北京的废品回收站就陷入了和官方的“游击战”之中。



▲早期废品回收站

2016年，孙林所在的西南四、五环上82个正规废品回收站被先后取缔，部分废品回收工作者失业后离开北京，但大部分人选择搬往政府管理更松弛的五、六环外，建立了大量非正规的废品回收站。他们和当地形成了默契，在一些特殊节点，废品回收站就会关门歇业，待风头过去后再重新开张；有时被检查出没有营业资格被勒令关门，他们就立刻关门后再重新选址……就这样，虽然反复的搬家和关门对废品回收站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他们从未真正消失过。孙林描述北京废品回收站的情况时说：“废品回收站一直是关了一个又开一个，每个都开不长，但是从

来没有过废品卖不出去的情况。”

废品回收者在拆迁之中不断外迁，废品回收站则在政府收紧的监管政策之下搬离，二者相互依存、步调一致，使得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在禁限之下却依旧如往日般运转着。究其根本，在北京废品生产量大、周边地区废品回收需求大的现实情况下，有利可图、有事可做的废品回收从业者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就像黏在北京的口香糖，人见人厌，但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干这份工作呢？”

边缘与融合

从政府的角度看，废品回收者走街串巷，总是给人以贫穷落后的印象，他们仿佛大城市的污点一般反映着光鲜亮丽的城市阴影中的贫穷、艰难与脏乱。在政府大力疏解外来人口、整顿市容市貌的政策下，近五年来在北京市区听不到回收废品的叫卖声，也看不到胡同里大卡车的废品回收站点。但外在的整洁背后是仍可回收垃圾或淘汰家居家电时的困惑：这些东西怎么办？

为缓解城市垃圾量的增速同时加强对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在2017年3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强调要加快推动垃圾收运网和废旧物资回收网的合并回收模式，即“两网融合”。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专家针对“两网融合”方案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了再生资源回收站（即废品回收站）未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导致废品回收没有生存空间、不可持续经营的问题，并提出了整合废品回收人员、建立正规回收队伍、依托互联网建立规范化回收网络的发展建议。



▲定点垃圾回收站

随着互联网+回收企业的发展，北京市的部分小区实行了回收公司定点上门回收的服务，小区居民家中的可回收垃圾可由回收公司回收并兑换成相应的积分，用于换购网络平台上蔬菜、纸巾等生活用品。但是很快不少企业就无法负担起上门回收的高昂人力成本，只得暂停上门服务。

与此同时，外来务工的废品回收者们作为最为专业的废品回收者，却被排除在废品行业互联网革新的潮流之外。二十年来，孙林一家收废品的工具从人力三轮车到电动三轮车再到小货车，随着工具的升级，他们挣到的钱也从每个月四、五百到了七、八千，有些时候甚至能挣一万多元。但除了交通工具的改变外，废品回收工作者的工作模式二十年来如一日。孙林和她的丈夫也曾试图进行改变和创新，他们利用58同城的平台拓展客源，但58同城的销售员一口一个“孙总”，话里话外都在让他们支付高昂的广告费用。



▲起早贪黑的废品回收人员

两网融合，本该是让处在灰色地带的废品回收人员走向正规的契机。若企业或者政府能够厘清整个废品回收再利用产业链，将废品回收规范化、整合化，不仅会改变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的现状，也能使废品回收成为光明正大为市容市貌做贡献的一份子。但外地人的身份、偏远的居住环境、较低的知识水平和信息获取能力，让废品回收人员成为了决策者眼中不可见的边缘群体。两网融合，在设施和政策上融合了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却从未真正包容身处边缘的废品回收工作者。

尾声：二十年后

也许在未来两网融合的进程中，北京会出现一批批正规的废品回收岗位，但是这一切都与孙林一家再无关系。2023年初，孙林经人介绍接触了在安徽老家养甲鱼的生意，用她儿子的话说：“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北京。”



▲深夜的甲鱼棚和小卡车

“累也累够了，晒也晒够了，趁着还有能力想换个活干。”孙林承认了自己对废品回收的厌倦和离开的坚决。在北京二十年的风吹日晒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黝黑粗糙的皮肤、仿佛永远洗不干净的双手、工作中磕碰导致的大大小小的伤痕……她用这些换得了在老家盖起的三层新房和足以让她开启新生活的积蓄。

如今，几百枚甲鱼蛋正在孙林一家搭建起的养殖大棚中孵化。为了照顾好它们，孙林和丈夫把带有空调的两间房子用来存放甲鱼蛋，自己则睡在房间门口的铁架子床上，日日忍受着夏天的炎热和蚊虫。“我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这个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话是这么说着，但孙林的脸上洋溢着充实、满足和对未来的憧憬。



▲孙林手里的甲鱼苗

后记

废品回收的二十年如白驹过隙，孙林当初来北京照顾的小外甥女，如今已经21岁了。而我，就是这个21岁的女孩。得知小姑来到北京并且开始做废品回收与我有关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记录她与北京这二十年的故事。

虽然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但小姑在北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希望我的写作可以记录和表达，可以成为她给北京留下的浅浅的印记。

作者孙驿昕，北京师范大学2020级传播学本科生。



▲关于北京的记忆

看着 天边云彩 过日子。

我走过的漫长旅途，
是穿过无数故事创造出的唯一故事，
是万千世界中活出来的唯一人生。

| 栏目·后窗

- 05 行你所愿，初心不变
- 06 注定消亡的命运？
一个小岛之屋的沉浮

行你所愿，初心不变

“只有通过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和理解，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这样的历练，在人的一生中不断的循环上升，
而我们也这样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经渐与自己和解，成为自己。”

撰文 | 温馨
美编 | 温馨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是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创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儿童幻想小说，它以奇妙的想象力和深沉的哲理，构建了一个真实与幻想交错相融的双重世界，不仅为读者带来了丰富的视觉和心灵体验，还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封面

行你所愿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的主题主要聚焦于对“愿望”的深入思考。在这个嵌套结构的故事中，肥胖而自卑的小

男孩巴斯蒂安进入书店偷书。

——外面是一个灰蒙蒙的、寒冷的十一月的早晨，大雨滂沱。雨水顺着印着装饰体字样的玻璃往下淌。透过玻璃所能看到的只是街道对面一堵被雨水淋得斑斑驳驳的墙。

在书中，有个地方叫幻想王国，但当人类世界的幻想匮乏之时，“乌有”就会侵蚀幻想王国。“乌有”的力量会让一切都消失，无声无息，化为乌有。幻想国的统治者童真女皇美丽年轻，靠着人类的赐名永远地存在下去。童真女皇能实现别人的愿望，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归根溯源，她就是愿望本身的实体化。童真女皇病危，需要一个来自人间的孩子来给她取一个新的名字；而幻想王国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对童真女皇，这个神一样的女孩许下愿望。于是女皇派了一位绿皮肤的小男孩阿特雷耀寻找拯救者，并将她的象征物“奥林”送给他。

——在有些夜晚，当缀满星星的夜空皓月当空的时候，用象牙雕成的花瓣便会全部展开，开成一朵美丽的花。花的中央坐着童真女皇。

勇敢的阿特雷耀接受了使命，历经了种种艰难，最后在吉龙福雏的帮助下，完成了童真女皇交代的任务。而阿特雷耀的故事中，又套着幻想王国最有名的医生凯龙的故事、很老很老的毛拉的故事、白福龙与怪物于格拉木尔搏

斗的故事、地精灵乌尔格尔与恩吉乌克的故事等等。

——近处的树木的树梢是绿色的，但是，远处的树木的树叶好像退了颜色，变成了灰色。再远一点的地方笼罩着一层奇特的雾蒙蒙的透明，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变得越来越不真切。更远一点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绝对的一无所。既没有光秃的地方，没有黑暗的地方，也没有明亮的地方。这是一种人的眼睛受不了的东西。它给人的感觉是，眼睛快要瞎了。因为人的眼睛无法忍受绝对的虚无。阿特雷耀用手遮着脸，差一点从树杈上摔下来。他紧紧抱着树的枝桠，尽快往下爬。

——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干瘪、皱纹最多的一张脸，大约只有他的一个拳头那么大。这张脸像一只被烤过的苹果，呈深褐色。脸上的两只小眼睛犹如星星熠熠闪光；头上戴的好像是用枯萎的树叶做成的帽子。



▲阿特雷耀骑白马踏上冒险之旅

为所愿为

巴斯蒂安为阿特雷耀的冒险而提心吊胆，产生了帮助童真女皇的愿望，最终被拉入书中世界。他发现书中的童真女皇和勇士所说的拯救者就是自己，他给女皇取了新的名字——“月亮之子”，幻想王国重获生机。他的世界与书中的时间线重合了。

为了感谢他拯救了幻想王国和子民，童真女皇赋予了他实现一切愿望的能力。巴斯蒂安自己成为了高大英俊的青年，并得到了女皇自己从不使用的秘宝“奥林”。然而，他滥用奥林，不愿意归还奥林，不愿意回到人类世界里去做那个肥胖自卑的小男孩，甚至觉得童真女皇把奥林给自己，是让自己成为幻想王国的新国王。美好的愿望变成贪欲，他肆意妄为，在这个因他重生的世界里做着任何他认为的“好事”，烧毁了童真女皇的象牙堡，用剑亲手刺伤了他最珍贵的朋友阿特雷耀。

——原来个别人对他们毫无意义。既然他们彼此毫无差别，就没有谁不可替代。然而巴斯蒂安愿意是个别人，愿意是某一个，而不愿只是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一个。他希望正因为他是实际上的他而为人所爱。可是在伊斯卡尔人的集体里，有的只是和谐，却没有爱。他不愿再是最伟大的人，最强壮的人或者最聪明的人。这一切全过去了。他渴望像他实际存在这样为人所爱，不管他好也罢，坏也罢，美也罢，丑也罢，聪明也罢，愚蠢也罢，包括爱他所有的缺点毛病——或者甚至正因为他有这些缺点毛病。可他这人到底怎么样呢？他不再知道。他在幻想帝国收获了许多许多，而今拥有这么多财富，这么多能力时，却再也找不到自我。



▲好朋友反目成仇

从不自知的爱中出走再回到爱，最好的都在我们身边了

最终，巴斯蒂安因为泛滥的欲望变为孤家寡人，失去了所有的下属和朋友，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这里都是一些精神异常的人，有一只猴子告诉他，这些人都是来到幻想国的人类，他们曾经都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幻想王国的国王，不断地许愿，然后他们再也回不去了。这使巴斯蒂安明白了许愿的代价就是自己的记忆和意志，使用的次数越多，失去的记忆就越多，他迫切地想要回去。

——“通过我的意志”，猢猻德笑嘻嘻地回答，“正因为他们是空的，所以才对我唯命是从。一切空虚的东西，我的意志都能支配。”

——“一切我全做错了”，他说，“我误解了一切。月亮之子赐给我这么多能耐我却单单用它们酿成祸害，害了我自己，害了幻想帝国。”艾沃拉夫人久久注视着他。“不，”她说，“这我不相信。你走的是一个愿望接着一个愿望的路，这条路从来不是直的。你兜了一个大圈子，可这还是你的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属

于那种先要找到那座生命之水的喷泉，然后才会回头的人。而生命水喷泉是幻想帝国最隐秘的地方，没有一条简单的路通向那里。”停了一停她又补充：“每一条通往那里的路，最终都是正确的路。”

在他已经快忘记了你是谁、将永远地回不到人类社会的时候，他的朋友，阿特雷耀、吉龙福维帮助他，最终他们让巴斯蒂安在艾沃拉夫人那里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他丢失的爱。而在巴斯蒂安在图画矿工——约尔的图画矿井那里，找到自己丢失的梦境——用掉自己最后一个愿望的同时，他也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记忆：他忘了自己的名字。于是，没有名字的男孩在朋友们的护送下找到了生命之水，结束了自己在这里的一切，回到了人类社会。



▲最初的巴斯蒂安

他依然是那个胖胖的男孩，依然行动笨拙，然而，心底的一些东西变了。他可以拥抱他的父亲，向他讲述幻想国的一切，他可以勇敢地走进那家旧书店，承认自己偷了一本书。也许，他用想象力拯救了幻想国，幻想国回馈了他勇敢、公正与自信。他依然会受到嘲笑，然而，至少，他不再那样不快乐。

“万物只产生一次，可一次必须全部产生。每一条通过那里的路，最终都是正确的路。”

忘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也就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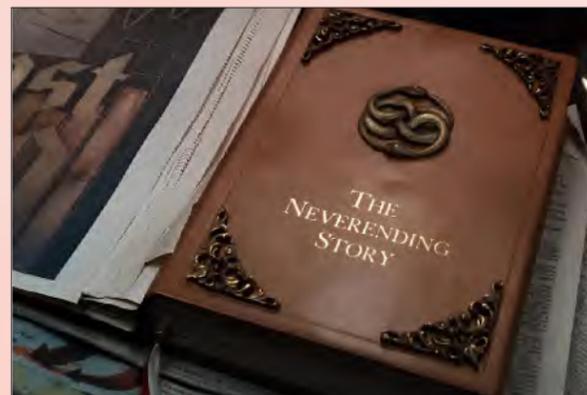
值。内心世界是外在世界的补充，我们必须去发现它、完善它，倘若我们不能经常作心路之旅来寻找这种价值，那我们就真正迷失路径了。

当我看到故事的主角巴斯蒂安由那个矮胖自卑、被父亲冷落、被同学欺负的可怜虫变为修长英俊的幻想国选中人的时候，心情是喜悦的。结合书名“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进行联想，我原本以为苦尽甘来、成功逆袭的小男孩会留在幻想国的世界里，编织一个又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从而做上永远的自信、英俊、强壮的男主角。然而，故事终究还是峰回路转了。每当巴斯蒂安被赋予一种神奇的能力、变得更加接近完美的时侯，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一些他在人类世界的记忆——那些他不愿意记起的，令他自卑的记忆。渐渐地，他什么都几乎忘却了，而性情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巴斯蒂安被一个个愿望牵引着、为他人的言语唆使着，产生了权欲与控制欲，差点成为一个皇帝、一个疯子，将身边善意提醒自己的阿特雷耀与福维的话当成耳旁风。

其实，巴斯蒂安走进却最终走出来的《讲不完的故事》是一面镜子，即只有接受每一个自己、真正有勇气面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才能真正迈向通往自我之路，得到真正的心灵的自由。

衔尾蛇

永不衰老的童真女皇还有一个似敌似友的“伴生”——以从不年轻的白发老翁形象示人的书写者。他的存在任务是写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正在进行时的故事，是幻想国与人类世界的同步记载。这本书的封面是两条衔尾蛇，而当我看到这里，再盖上《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的封面时，惊讶地发现，这不正是我手中的书吗？



▲两条衔尾蛇

本书的文学造诣

米切尔·恩德在《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哲理性，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无限诗意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有传统民间童话的影子，又不落窠臼地对传统童话模式进行了突破。这个国家之居民以各种各样的形状存在着，神托所的乌玉拉拉是一个声音，死亡之神是一个浑身是火的、朝生暮死的狮子，巨石人以石头为食以石头为自行车，金属片巨人是空心的铠甲，变动的房子里住着的女人是树一样的、身体可以长出可口的水果，她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等都是同一个人——枯萎即死亡、新生即孩儿。首尾相衔的黑白蛇则像极了阴阳的平衡——一如童女皇允许任何一切存在，不干涉、不排斥，是幻想国平衡的前提。



▲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主题设置方面，《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它所追求的“永恒的、无限的诗意境界”是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的深刻体现。这种追求使得作品超越了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了一部能引发读者深思的艺术作品。除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哲理性之外，《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恩德的笔触细腻而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幻想王国之中。同时，书中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矛盾危机此起彼伏，十分引人入胜。这种叙事方式不仅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保持高度的紧张感和期待感，还使得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是成长的过程

巴斯蒂安受到月亮之子的召唤，进入幻想王国，开启了寻找愿望之旅。他越来越英俊、强大，却被抹去了关于人世间的记忆，忘记了曾经弱不禁风、可怜兮兮的自己，只感觉空虚和麻木。在巴斯蒂安的冒险经历中，他通过不断地认知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而最终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只有通过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和理解，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满足。这样的历练，在人的一生中不断的循环上升，而我们也这样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经渐与自己和解，成为自己。在幻想王国的旅程中，巴斯蒂安虽然满足了自己的所有愿望，但最终却因为失去了自我而痛苦不堪。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是来自物质的满足，而是源于对内心的探索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奥琳

编后记

我也曾期待得到奥琳。那样，我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然而现实中不可能有奥琳。我们必须努力奋斗，向着自己的理想一步步迈进。《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与其说是幻想文学，不如说是儿童版的《魔戒》，但相似的并不是“外观”部分，比如龙、骑士、女妖、怪兽、秘宝……最为相似的是它的内核——寻找自己，拯救他人，学会爱与改变。



作者温馨，北京师范大学 2023 级传播学本科生。

注定消亡的命运？ 一个小岛之屋的沉浮

“小岛之屋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
最后漂向何方？是沉船还是浮舟？
它能成功走出深山，越过海峡，抵达人民心中的那片港湾吗？”

记者 | 潘月慧 陈嘉昱 罗海燕
美编 | 叶晨灏

传说，黎族先民乘船从内陆到达海南岛，登陆后将船只一掀，架上几根木柱子，采些当地茅草往上盖，就建成了他们安居乐业的家园。他们种稻养畜，捕鱼打猎，酿酒煎茶，过着陶渊明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日子，在这间小茅草屋内世代繁衍，生活了上千年。

这间小茅草屋，叫“船型屋”。

最后的黎族部落，永远的精神原乡

距离东方市市区一小时车程，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江边乡白查村，是黎族最后一批被强制迁出保留下的完整的村庄原址。2008年，白查村船型屋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海南省首个古建筑类遗址成功申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东方市博物馆馆长秦巍介绍，白查村船型屋的发现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来自深圳的一群美术家在此采风时偶然发现了这个黎族传统聚落。四面绿色山野包围着这座小小村庄，椰林高大粗壮，黄土地平旷宽敞，整个村庄像架在群山间的一口正燃烧的大锅。村内现有81间落地船型屋，6间谷仓。整个村庄面积并不大，每间小屋占地约20平米，房屋与房屋相挤，一出门就能踏入另一家人的屋子。船型屋普遍低矮，需要弯腰低头进入，墙壁不设窗户，内部采光依靠前后两扇门。船型屋多为两间制，中间用木条与泥巴墙隔出房间，一间摆设灶台、桌子等作为大厅，

另一间摆设床铺作为卧室。

村门口有棵百年大榕树，二十余岁的青年村民们每天八点半在这集合，开展房屋营造技艺培训活动。和往常一样，符打因在船型屋半成品前向大家讲授建筑流程，这是他们今年第七次船型屋营造技艺培训班。学生们三五成群组成两支小队，一拨在地上用树木与泥巴搭建着船型屋的框架，另一拨在现有船型屋屋顶上修补茅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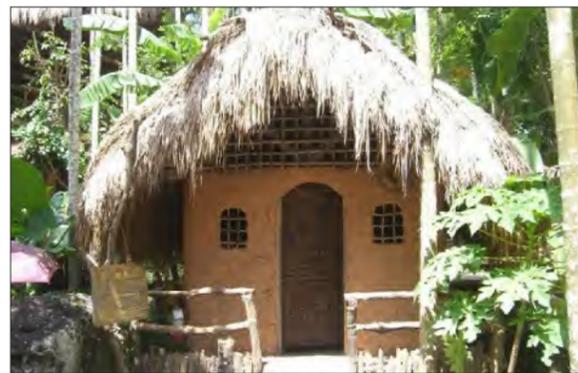


▲白查村内的船型屋

“如果不办这些培训，那些学生（村民）也不知道怎么建造，用的哪些材料也不懂。”明年才至三十岁的符打因已经招收了二十多名徒弟，他的脚下踩着作为墙体铸造材料的泥土和稻草，眼睛偶尔瞟向徒弟，时不时提醒他们犯的错误。培训班是市文化馆与符打因的合作项目，政府按培训班学员人数计算出资补贴。作为传承人，符打因每

年能得到一千元政府资金补助，但这也难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主业是务农，靠种芒果香蕉等热带作物谋生。他偶尔会被邀请到省会海口的大学校园里，给学生讲授非遗知识，还会自带本地的泥土茅草到大学里现场制作船型屋展示给学生看。“毕竟年轻人还是喜欢外出打工，学这些技艺挣不了钱，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去学，我跟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把这技艺传承下去，以后就没人修建和维修这些船型屋了。”培训班的学员基本都是他到村里挨家挨户去做了功课才招收来的学徒，符打因也是从村里长辈那传习技艺，开始踏上非遗传承的道路，现已成为最年轻的市级传承人。

符打因从小在村庄里生活，直至2009年因危房改造被要求整村迁出。一开始，全村村民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栖息已久的家园，政府多次攀山越岭来到这个坐落山间的小村庄做思想工作，村民才同意迁出。符打因回忆着自己的童年，嘴角不经意间上扬，在他的记忆里，这里一直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这儿的生活一直充满着乐趣。



▲黎族的“隆闰”

黎族房屋中有一种特殊的屋子叫“隆闰”，依照居住人性别分为“姐妹隆闰”或“兄弟隆闰”，每户家庭年满13岁的孩子就单独搬出家庭到家庭为他们修建的隆闰里住，隆闰一般是由父亲建造，安置在家的左边或右边不到一米宽的距离。年轻的黎族男子到了傍晚会到姐妹隆闰门前敲门，女孩在里面循声开门，声音动听的就同意进入，这里也就是年轻的黎族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小时候的符打因也经常跑到各家隆闰敲门，但因为声音不够好听吃了很多次闭门羹。在隆闰里他会和女孩子们聊天，明天该去哪上山砍柴，几时去河边玩，找野果摘野菜抓鱼，带着兄弟和女孩子们一起去约定好的地方玩上一整天，无忧无虑，没什么烦恼。

符打因从十岁起就跟着父亲学建屋基础，对船型屋的建构流程十分熟悉。第一步需先平整地基，将地上的草拔除，用水混合泥巴，拿椰子树的树枝将地面拍打紧实，第二步是立柱，第三步搭建框架墙和屋顶，第四步铺设茅草，第五步装修，用手打滑墙面，也就是抛光，最后等待一星期，阳光把泥巴晒干就可以在家门口鸣炮入住了。

初入白查村村门口，有一块巨大的横形木牌，上面写着“白查村黎族最后的部落”，这也是最后一个保留完整的黎族原始民居。学习船型屋营造技艺，也是让搬离这儿的村民不忘与从前家园的联系和情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乡村，看见最本真的原始模样，不忘乡愁之根，是这一代代技艺传承人恪守的使命。

传统技艺的“蝶变之路”

在2010年前，坐落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的什进村还是房屋破旧、道路泥泞、缺水少电的海岛贫困村。

从前产业结构单一，村民以传统的零散养殖和农业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家庭收入低下，2009年的人均年收入仅2170元，远低于县年均收入水平。居民都住在低矮破旧的船型屋中，屋内空间狭小，常年暗淡无光，缺少水电，那时的村民们从未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够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

2009年后，保亭县政府结合村庄的地理优势提出了“大区小镇新村”的开发构想，什进村大力发展旅游业，踏上了蝶变之路。什进村位于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和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两大5A级旅游景区中间，什进村的村门口面对的便是高速匝道。随着旅游景区带动的全面发展，许多企业也投资进驻什进村大建民宿酒店，开发旅游项目，帮助当地居民建设保留当地特色的船型屋造型安置房。



▲什进村村民新居

经过大拆大建的什进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小别墅式的民居，格外气派。红色的拱形船屋顶格外亮眼，塑胶制作的茅草整齐铺放在屋顶之上，保留下村落的原滋原味。落后的面貌改进后，村民才意识到传统的祖辈民居消失了，开始尽力保留，但旧屋子基本被铲平，只留下两三间较为破旧的船型屋，村民用现代的砖头、木板、岩石将其加固修复，并建立了村史博物馆，记录村庄从过去到现在的蜕变成长。

村内的中壮年基本都从父辈那继承了船型屋营造技艺，但青年一代却鲜少有人知晓这些建筑和传统文物。“村里的00后都不知道这些屋子的名字叫船型屋，不怎么去村史博物馆，也没说什么去传承，每天住的家门前的图腾也不懂它的含义。”什进村村书记看着各家的船型屋安置房，有些感慨，“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太好了，都不懂以前生活多艰苦。”

迈向国际，知名度水涨船高

坐落于保亭县与三亚市交界处的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境内的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景区内重峦叠嶂、森林密布，集聚了黎、苗两族纺织染织、银饰、船型屋等多项文化资源，自建造以来已有二十余年，并荣获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称号。



▲ 槟榔谷内仿船型屋形制的建筑

槟榔谷景区内部保存着完好的船型屋原址、半成品、模型等，游客可以进入参观并亲自体验。讲解员经理吉总身着黎锦工作制服，面上是多年来接待游客的八齿微笑，热带的高温也不能让她有半点的疲惫和懈怠。“我们宣传的时候不单单限于船型屋，还会附带其他很多民族文化，

进行全面宣传。除了船型屋，我们还有传统的服饰，纺染织绣技艺，树皮布制作技艺，钻木起火技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非遗项。”说起景区文化展示景点，她滔滔不绝，“海南黎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就有12项，12项在我们景区，从静态动态的展示就有11项。”

得益于热带气候，槟榔谷全年基本不存在空档期，即使是处于淡季的暑期也仍然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到景区参观游玩。景区目前配备了涵盖衣、食、住、行、娱乐、购物等较为完善的旅游设施，打造了融合文化展览馆、游乐场、酒店、餐厅、文创馆和民族服饰体验馆的一体化大型综合传统民族文化景区。景区硬件设施完备，软件推广也紧追其后日益完善，吉总提到，“景区设立了专门的推广部门做品牌推广，有电视台、广播、抖音、直播等等，每年都有领导来这视察，央视、电视台也会来做专访。”线下店铺的文创产业部门也在持续发力中，“每年游客最爱购买的产品就是这里的黎锦，还有游客专门定制。”

小岛之屋的未来

陈荣川，东方市文化馆馆长，掌管东方市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工作，原先在电视台从事编导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文化馆通过拍摄CD光盘等影像资料，出版专业书籍，整理图片册，出传记片等记录非遗文化。做好传承人的培训和认定是文化馆的主要职责，每年文化馆都举办至少十期以上的船型屋营造技艺培训班，发动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这门技艺。

秦巍，东方市博物馆馆长，掌管东方市文物保护工作，在岗已有十五年。每年他都会驾车亲自到东方市各地村庄、景区、保护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督导工作。回忆过去的工作，他认为平淡无奇，自称自己是个“普通的文博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接待过许许多多不远万里到东方市调研考察的人，包括国家级领导、中央电视台、外国领导人、海内外企业家、海内外华文媒体等，去年11月央视“中国行”则重点来到了白查村，对当地的船型屋进行采风、宣传和报道。

在他们眼中，空心化、管理混乱和原材料的难得是船型屋传承的最大难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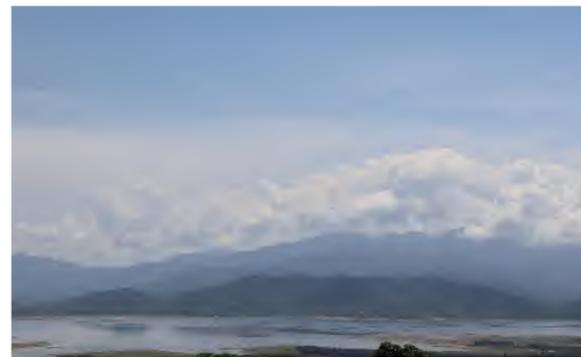
陈馆长坦诚吐露实施保护工作中的难题：“首先是空心化。人居住的烟火气、燃烧的气焰会干燥茅草，加固墙体。但是现在船型屋无人居住，加上容易受到雨水侵蚀，导致茅草霉变或墙皮脱落。第二个是管理混乱，船型屋的

保护有三方共同协助，我们文化馆只是负责技艺传承，培训认定传承人，无权对船型屋进行修缮。博物馆作为文物业务指导单位，但无权对修缮人员进行管理。船型屋属地江边乡政府拥有管辖权，但他们缺乏专业的文物保护知识。因此，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掌握技术的人无法获得资金，而掌握资金的人却缺乏这个技术。”

获取原材料是最严峻的问题。船型屋的两种关键材料——桂木和茅草，都面临着供应问题。桂木只在白查村附近种植，生长缓慢，而茅草则因禁烧秸秆的政策，产量极低。这预示着，尽管通过改良和更换材料可以延续船型屋的生命，但用传统材料建造的船型屋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彻底消失。目前，博物馆秦馆长正在与市政府协商，请求拨出一块百亩地专门种植茅草，以确保修缮船型屋的材料供应。

在保护船型屋之余，他们也致力于发展旅游景点，让更多人看到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

陈馆长近几年都在接触企业洽谈开发白查村旅游资源的交流合作项目，他强调招商引资是发展旅游业必须经历的步骤。秦馆长也接待过许多来自香港、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纷纷表示想要到白查村发展旅游业。近期白查村也与一家旅游企业签订了合约，各项旅游项目也在陆陆续续地落地建设。



▲ 白查村附近的自然风光

各家企业到白查村进行实地调研时，均表示想保留完整的文化遗址，通过创造性设计将船型屋这一特色建筑打造成旅游景区，与政府的工作目标契合。这些有资质的公司互相交流竞价，对黎族船型屋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意义的保护修缮的设计方案。

白查村的周边美景丰富，秦馆长回忆起到白查村的督察工作经历，都不断提到路途中的美景，“穿过玉龙岭，会看见让你诧异的热带雨林，白查村的山上还有溶洞，有

丹霞地貌，有喀斯特地貌，昌化江流过白查村区域，距离白查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东方小桂林风景区，往后还有大广坝、俄贤岭。俄贤岭有长长的瀑布，登上山顶你还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尤其下雨天是最美的，每次去想到的是《与朱元思书》，吴均的那篇文章，‘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东方的水不如三亚，但三亚的山不如东方……”秦馆长聊着聊着不由生发感慨，“每次去到白查村，一路上都会欣赏东方大好河山和美丽风景，停车下在观景台眺望，拍一些照片，感觉太美了。虽然舟车劳顿，但是沿途所映入眼帘的都是美丽的风景，愉悦自己的身心，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我干得很起劲，很有劲。”

在保护工作的背后，最重要的是不让文化断层，守住黎族人的文化乡根。

问起踏上非遗保护工作的感悟，陈馆长说：“职责所在，必须承担。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是老东西了，随便怎么样，那可能这项保护工作的推动效果是甚微的”。秦馆长说：“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心心念念，要做好这项工作，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做到像习总书记所说的，‘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这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好。”在船型屋保护工作岗位，两位馆长都表示，对白查村这项中国文化的瑰宝，要用心，要尽力，要努力地做好保护与传承工作。“白查村打造景点时一定要保留船型屋的架构和样子，一定要让村民来管理和参与，要让白查村人世世代代都和这里联系上，不让文化断层断代。”这是两位馆长不约而同的一致目标。

过去的老屋不再有居住的功能，已是不被人使用的遗址，又区别于其他能再改进创新成为人们生活使用的文物产品，除了保护原址与改造民宿，它很难再找到其他可传承的路径。技艺已不能再投入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宣传，该怎样能让民族看到，世界看到。只剩一处完整村落原址的小岛之屋，如若得不到人民的关注、游客的欣赏、企业的投入、本族人的传承，它只能如漂泊海上的独舟，任凭狂风暴雨、滔天巨浪的侵袭，自生自灭。

在旅游发展的GPS导航下，小岛之屋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最后漂向何方？是沉船还是浮舟？它能成功走出深山，越过海峡，抵达人民心中的那片港湾吗？

作者潘月慧，北京师范大学2021级传播学本科生。

陈嘉旻，北京师范大学2021级传播学本科生。

罗海燕，北京师范大学2021级传播学本科生。

重新 进入生活。

| 栏目·倒带

07 都怪这夜色

08 看看飞机的人

语言是黑暗的照亮，
我们用文字接管那个已经远去的世界，
接管夜色中风吹过屋檐的声音。

持，“真正走出来还得看我们自己。”

李强不是唯一一个感到孤独的失眠患者。尽管其他患者也许已经将其精神状况告知了亲属朋友，但是沟通换回的未必是理解，孤独感总是无可避免。

在李强就诊后的两小时后，查燕在他曾经坐过的位置旁边坐下。她是来给罹患老年抑郁症和失眠症的母亲取安眠药物的。提及母亲，查燕露出半是气愤半是疲惫的神情。

她说，母亲是一座孤岛。

“你就感觉你们直接没有共同语言，简直无法沟通。”查燕表示，她的母亲总是莫名其妙地生气骂她，“怎么做她都不满意”。久而久之，他们就不再说话了。

在查燕就诊后的二十四小时后，刘小玲坐在查燕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她是来给罹患青少年抑郁症和失眠症的女儿来取安眠药物的。提及女儿，她露出半是气愤半是无奈的神情。

她说，女儿的病就是作的。

“她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你一说她什么，她就说哎呀呀你不尊重我这个病。”刘小玲的女儿总是认为她不把抑郁症当回事。没办法，她只好假装很在意，“还要走这老远路给她来拿药。”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一种常见的治疗抑郁、焦虑、失眠患者的精神药物

刘小玲对于女儿的不满其实主要来源于女儿糟糕的服药习惯。她的女儿总是在服用安眠药后还继续玩手机，导致安眠药失效。

李强的服药习惯似乎更糟糕。他的精神问题需要早晚各服用一粒药物，但他经常没有按时服用早上的药物。“有

时候起床快到中午了，看见药也不想吃。”他把这归结为情志问题。人在心情糟糕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向下沉溺的惯性，像一座孤岛，慢慢沉没。

救生圈

李强不会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将内心抑郁焦虑的情绪传递给他人。相反，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那些处于心理挣扎期的人们。

王晓雅说，她与李强结识，是在候诊时一次随性的谈话之中。李强的号比她早几个，先进去就诊。离开前他问王晓雅，“需要我等你吗？”他还注意到那天王晓雅穿着的裙子，“颜色很靛眼。”

在微信上，他们常常彼此交流病情。李强劝王晓雅，“有些事建议你多往积极的一面想，人生最重要的是体验。”他还鼓励王晓雅“多出去遛遛转转、转移注意力”。尽管他自己试了也一样。“最近爬了几次山，很累也睡不着。”

“这就是回龙观医院有趣的地方。”王晓雅笑着说，“这里很偏僻，静悄悄的，像是一片被上帝抛弃的地方。但是你在哪里坐一坐，会遇上特别多有意思的人。你感觉自己就像一片孤岛，但是在这里你有机会和另一座孤岛相撞。”

在过去一年周期性的复诊中，王晓雅遇见过许多有趣的患者。她记得一个女患者从深圳出差到北京，忘了拿安眠药，于是特意来回龙观医院取药。这位女患者失眠的原因仅仅是“感染新冠后难受睡不着觉，吃了安眠药，之后就戒不掉了……不知道怎么睡着了”。她还遇见过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因为照顾自己九十岁的老母亲而缺少睡眠，后来就睡不着了，总是早早醒来。但在所有人当中，严慧莉是最独特的那一个。

严慧莉已经有些年纪了，但她保养得当、气质高贵。王晓雅第一次遇见严慧莉的时候，后者披着一头银灰色的长发，碎发掩映之间，露出两个精致夺目的白色耳环来。

严慧莉的面容上流露出一种使人着迷的矛盾感。松弛的面部肌肉与耷拉的眼袋使她看起来苍老而疲倦；但她有着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她说话的风格抑扬顿挫、激情澎湃。

王晓雅记得，严慧莉在了解她的年龄与疾病史后斩钉截铁地说：“你这个年纪，肯定能治好！”

王晓雅不禁好奇地追问，“那您这么大年纪了，您觉得还能治好吗？”

“能！我有自信。”说这话时，严慧莉的音调陡然提高，

深深地震动了王晓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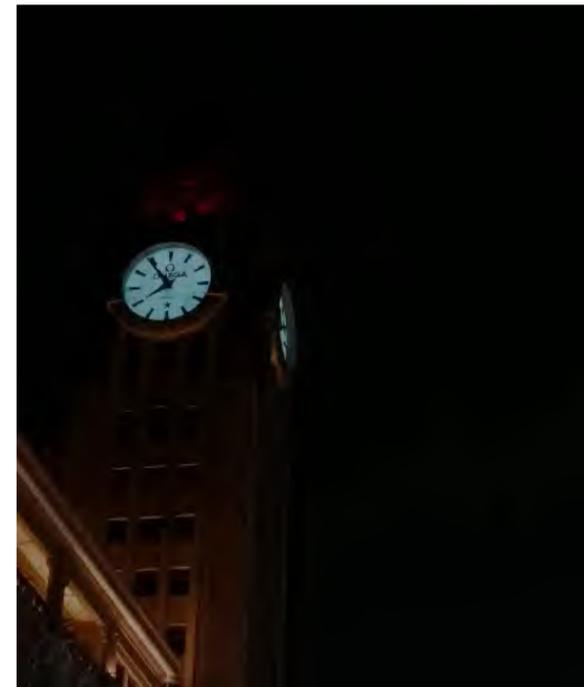
王晓雅不理解，这样豁达的老人，为什么依旧受到失眠的困扰。

“那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操心啊，咱们这种人，就是心太善了。’”

严慧莉的确心地善良。她热心地分享了自己尝试过的治疗方法及其效果，还建议王晓雅去读心理学相关书籍。末了，她语重心长地说：“要研究啊，孩子。”

与严慧莉相似，李强也曾在书籍中寻找救赎。他在昌平图书馆陆陆续续借了许多书——《焦虑障碍》《强迫症的森田疗法》《焦虑症患者》《战胜强迫症：治疗师指南》……



▲夜色下王府井的钟楼

在所有的这些书本中，李强最推崇《强迫症的森田疗法》。这本书主张人在变化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对于各种神经质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顺其自然、为所当为，以消除思想矛盾。他喜欢其中关于人生与自然的隐喻，这使他相信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从中学会接受失控的生活、带着症状活着。

这是否会成为李强摆脱黑夜的潮水的救生圈，他不知道。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他一个人睡在出租屋中，没

来由地感到心悸，心跳的声音在雨滴声中清晰可闻。这样的景象，在过去三年间，已发生无数次。

雨林

清闲而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李强常常四处逛逛。这大概又是他的森田疗法的一次实践。处在奔波忙碌的人群中，感受着他人的喜怒哀乐，这让他感到其他人和自己是一样的。当他辗转难眠的时候，他想，也会有人因为各色原因在黑夜中睁着双眼。而在斑斓的都市雨林中，这个原因很大可能是享受夜生活。

许半月就是享受夜生活的人之一。

与李强一样，许半月也租住在回龙观地区。当李强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许半月的夜生活刚刚开始。

《和平精英》和《王者荣耀》是许半月睡前固定的娱乐活动，为此，睡眠时间被推迟到了凌晨一点。她也有过早睡早起的冲动，希望在促进身体健康的同时改善皮肤问题、防止脱发，但是在电子诱惑面前，对健康和美容的顾虑节节败退。

“做不到呀，夜生活太幸福了。”许半月坦诚地说。她继续徜徉在游戏里，熬夜是常态，偶尔想要早睡时才会稍微少打几把。

即使是在许半月睡下之后，也仍会有数不尽的夜猫子活跃在互联网上，用散发着幽光的手机屏幕点缀黑夜。大学生江池就是其中之一。一两点睡觉是她生活的常态，熬到三四点才睡也是时有的事。最疯狂的一次，江池曾通宵看完了一本长达两百万字的网络小说。随着时间推移，晨间的日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江池抬眼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才发现“已经是早晨七点多了”，伴随着困意袭来的还有汹涌的负罪感。除却健康隐忧，江池还感到一股受到黑夜蛊惑违背自然本性的罪恶感。“我失去了昨天的睡眠。”她说。无论她如何补救，那都不会是昨天的睡眠。

江池其实是很喜欢睡觉的人。“一切有生之物，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江池喜欢那种在黑暗中蜷缩进柔软的棉被里的舒适感和安心感。然而，同许半月一样，她从前也希望能够做到早睡早起，但睡前阅读网络小说的娱乐习惯使她一再推迟了自己的上床时间。不过，无论几点入睡，江池都尽量坚持在正午十二点前起床。通宵到七天那一天，她也在十一点四十分左右就起床了。“可能潜意识里觉得熬夜不能影响第二天的正常作息吧。”江池如是说。

相似地，许半月在每个工作日都早早起床。许半月的

白天是被严格规定的，当许半月乘坐地铁前往幼儿园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时钟摆动的声音在每一位乘客的心中回荡。许半月在大约早上九点开启一天的工作，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孩子堆里度过，在孩子们面前扮演着一个可亲可靠的老师形象；但抛开工作，许半月只是一个会在分别时抱着男友不撒手哭成泪人的年轻女孩。

只有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许半月才能重新拿回时间的掌控权，哪怕这也只是缝隙中的拼图游戏。她终会拥有一个美妙的夜晚，在一个多小时的堵车后，在因之延后的饭后。白天丢失的时间都可以在夜晚无限地找回，夜色罍粟般地温柔治愈着每一个寻求控制感的人类。

桃源

许半月是两年前搬来回龙观的。存放了千千万万打工人的回龙观，对于许半月而言，则是为了远离父母监管而选择的一处桃源。

许半月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就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大四实习时，家里安排她到离家近的幼儿园实习，许半月拒绝了。她在招聘网站上看到回龙观一所幼儿园在招实习生，包吃包住，所以“没怎么准备就来了”。

正式入职后，男朋友跳槽到回龙观工作。两人一起租了房住，家务共同分担。生活不如从前精致，但没有宵禁、可以养猫……这儿就成为了她和男朋友的桃源。

谈及未来，许半月却有些迷茫。她的工资无法支持她买下这座桃源。更有可能的道路是结婚生子，回到父母身边住。回龙观也许只能成为她平凡人生中不经意的一抹记忆，但里面满满藏着自由与拮据、生存与生活。许半月会永远记住回龙观，这座存放了她和无数打工人生活与理想的桃花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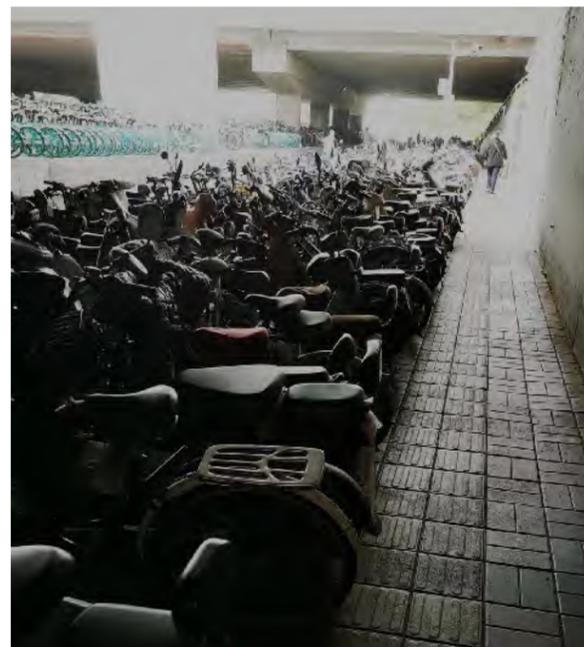
“回龙观这边原住民和打工人差不多是等量的，像沙河和天通苑那边基本全是打工人吧，原住民微乎其微。但是回龙观不是，回龙观有原住民的温馨。”许半月说。她经常在黑夜中不息的霓虹灯光下穿梭于回龙观的各个夜市之中，填满饥肠辘辘的心灵。摩肩擦踵的街道、雾气腾腾的食摊、猜拳进酒的食客，这样的景象都是在内城的繁华地带见不到的。“龙腾苑那边还新建了一个long街”，为这片夜色又增添了一份喧嚣，“回龙观已经不是之前的它了，但是它依旧是它。”

洞穴

不同于许半月，来自安徽的金姗对回龙观其实没有太

多的归属感。

金姗搬家到回龙观，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量。金姗在海淀清河上班。选择租住在回龙观的原因是这里离公司近，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觉。金姗的办公地点在海淀清河。她每天早上十点从回龙观出发，通勤二十分钟到公司，一直待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才离开海淀回到回龙观，日复一日地过着钟摆式的生活。在搬到回龙观之前，她也是这样往返于朝阳出租屋和上一家公司之间，只不过因为离得更远，通勤时间延长到了四十分钟，那时她会选择听点B站的课程，给自己一些时间放空。



▲回龙观地铁站边的通道，堆满了通勤人员的电动车与共享单车

搬家后，金姗的确节省了不少通勤时间，但这段时间都被成倍地花在工作上。新公司处在创业阶段，她每天都得忙到很晚才下班。她已经很久没有过双休了，十一点钟后还在加班也成为常态。

因此，回龙观成为了一个歇脚地儿。她到家时通常已经很晚，洗澡之后随意刷会儿手机就睡下了。最清闲的时候就是周五的夜晚：下班之后，她能偷闲和同事去家附近的酒馆喝二两小酒。这么多年来，回龙观变了很多，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金姗回忆起自己初来乍到回龙观时的情境。住在这里的同事请她来自己家吃饭，那是她第一次接触这座睡城。同事住在融泽嘉园，金姗感觉有些挤，住在这里的大家都很忙。在“睡城”概念的渲染下，她产生

了一种“工作在格子间、睡在格子间的苦逼感”。搬来之后，她依旧没有和回龙观建立起特殊的羁绊。尽管附近有前同事和老朋友，回龙观对金姗来说仍然只是一个打工人的“合适的住所”。她最喜欢的其实是胡同里的大院，但是太贵了买不起，“还是得务实点”。

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金姗选择去过的生活。回龙观从来不是金姗向往的桃源，她的追求藏在遥远的未来。

金姗最初在安徽合肥工作，当时下班早，合肥的文化生活又比较匮乏，年轻人认为这“太浪费时间”，于是工作两年后选择到北京奋斗。在金姗看来，北京“敞亮大气，不过度精致”，“不管你想做什么，想要什么氛围，北京总能给你一个入口，一个合适的地方”。未来，她希望自己能在北京有一处真正的家，一处留给她自由与理想的空间的桃源。“工作强度正常；有机会继续做有意义、有成就感的事情；赚取差不多的钱，让父母年老后有保障；内心富足。”这就是金姗理想的生活状态。

如果必须要让她停下前进的脚步，询问她住在回龙观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的话，她会回答，“是清静”。在这里，她可以不被打扰地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和多年的钟摆式生活中踩出一条人生的曲径、一直绵延向彼岸。回龙观不过是行路中暂居的洞穴。

但有的时候，她也会抬眸审视洞穴的环境。金姗记得，她居住的小区楼下有一片花树。她当时选择这个小区，一部分也是看中了这棵诗意的花树。刚搬进来时，她还常常念叨说要到树下坐坐、吹吹风。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就去过一次。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金姗回家时路过花树，坐了一小会儿。那时已经到了凋零的季节，枯败的花瓣铺了一地。后来她因为忙碌，再没去过。

最惬意的时候，她双休日上午睡懒觉，下午一个人去附近的图书馆或者咖啡店看书。路上行人很少，她常常穿着拖鞋就溜达出门了。走着走着，就走过了每个披星戴月的夜。

水肺

熬夜如同潜水。夜猫子们背着水肺潜入幽深的海底，探寻不为人知的海底世界。但如果沉溺其中，没能在氧气耗尽之前返回陆地，就有被大海吞噬的风险。

金姗熬夜最危险的一次，半夜被120送去医院。当时她新冠痊愈两周了，就决定恢复工作。送医当天，她加班直到午夜十二点后才回家。到家后，金姗忽然感到心脏不适，

紧急联系了120送医，但并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来。医生推测是新冠后遗症，嘱咐她少熬夜多休息。金姗想要严遵医嘱，但奈何公司还处于创业阶段，工作纷至沓来。无奈下她自己下了指令，尽量赶在晚上11点前下班，“这样的话身体会好一些”。

金姗是相对幸运的那一个。在同一片夜色之下，有更多的人没能及时上浮，在吸进最后一丝氧气之后坠入黑色海洋之中。

2022年7月9日，浙江一位22岁的女孩连续几天熬夜加班到凌晨四五点，最终猝死。

同年7月14日凌晨，长沙的小赵熬夜打麻将时脑动脉瘤破裂，送到抢救室时已经不省人事。

雨林与丛林一样潜藏着危险，旅者或许未寻到桃源便已病逝途中。这片令人醉心的夜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危险重重的猎场。

同一片夜色

日落后的三小时内，漆黑的幕布将会逐渐遮盖住天空。结束了一天劳作的原始人类依偎在火堆边，完成就食、对话、性交等活动后，他们在蓬松的草堆之上阖目而睡。此时，许半月结束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正在车窗旁默默地望着晚高峰的车流与忙碌的人们，心中感慨：“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容易。与他们相比，我已经算幸福的了。”

晚上九时到十一时，是中国古代的“人定时分”。无论是农民还是宦官，大多已经入睡。静悄悄的夜里，只能听见打更人的声音。这时，李强在服用过安眠药后双手合十，静静地躺在床上，期待着一夜好梦。如果幸运的话，工作不繁忙的金姗可以在这个时候从公司离开，开上二十分钟车，回家。

凌晨一时，公鸡开始鸣叫，宁静的村庄被唤醒。古代的农民大多已在鸡鸣之时苏醒，黄牛已经啃完草，耕田的时候到了。与此同时，许半月放下手机，准备入睡。刚刚完成洗漱的金姗准备稍稍玩一下手机、放松一下。再一次失眠的李强在黑夜中睁眼，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怅然若失。梦中惊醒的王晓雅起夜去上厕所，坐在马桶上望着窗外的夜色。

她隐隐有一种感觉，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作者凌慧婷，北京师范大学2020级传播学本科生。

看，飞机！

“对于这片土地，这群二十岁左右的大孩子们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记者 | 李淑妍
美编 | 郑婉清扬

坐飞机

这是刘可第五次从这个小小的机场搭乘飞机，告别这座她出生成长的小城前往北京。

刘可今年大三刚结束，很幸运的是，她入学那年安康新机场开始通航，否则因为故乡尚未通高铁，也许她每一次上学和回家都需要坐整整一天一夜的火车。

疫情严重的2022年寒假，小城的所有飞机航线停航，刘可只好坐高铁到陕西的另外一所城市，再候车四五个小时赶上一班凌晨的火车回到家乡。

还有半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但她丝毫不着急。值机、安检、候机，所有手续在这个小小的机场里仿佛瞬息可以完成，尤其因为值机即将截止，几乎没什么排队的人。

安康富强机场位于中国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西南距安康市中心15千米，在这个总航站楼面积5500平方米的小机场里，来来往往许多都是第一次坐飞机的人，而他们往往会提前一两个小时抵达机场以防万一。



▲安康富强机场

刘可第一次飞北京上学的时候也会这样，但她渐渐摸出来了规律。与动辄徒步几公里寻找登机口的国际大机场不同，这里一共只有三个并排的安检口和两个登机口。通过有些拥挤的安检通道就可以到达一个一眼望得到边的大厅。所有的乘客都坐在一排排银制的椅子上，和刘可童年去过的城际大巴候车厅一模一样。所以同样的，在这里坐飞机就和大巴一样，可以卡着检票时间到达。

安然放下行李，刘可还有闲心在微信的亲友群里打趣：“我刚登机，突然想到那个脱口秀的飞机大巴梗。”

那个梗原话是这样的：“老家的机场像巴士，一把锁就可以把机场的门锁上，乘务员从舱门探出头朝外面喊：去上海的还有吗？”群里很快有人回应一片“哈哈哈哈哈”。这个群机缘巧合建立而成，群里的人都是从这个小城考进北京985、211的做题家们，他们相似的经历让群聊始终活跃，而安康——这个陕西南部的一角，他们一起长大的小城——则让这个群聊充满了大城市求学生活中独有的密语。几个月前，这里同样有一场关于飞机与机场的讨论。

看飞机的人

这场讨论从一篇名为《看飞机的人》的文章开始。

那天李诺是无意中点开的这篇文章，刚扫了两眼就被“安康富强机场”的关键词吸引。因为家乡几乎从未登上过这样的平台，他又多看了两眼，以便确定这篇文章是在写自己那个仿佛被全网遗忘的秦巴故乡，才迅速转发到群

里，并配文：“好家伙，出息了啊。”



▲安康富强机场成为春节热门打卡地

疲于学业的群友们往常并不会点进链接看长文，“来个课代表总结一下，字太多了没看”是他们惯例的术语。但方衡正巧是这个公众号的粉丝，她以一种“双厨狂喜”的激动点进文章，再带着沉默回到群里：“看哭了家人们。”

其实大家都在机场外、飞机上见过看飞机的人，但此前这群象牙塔里的孩子们并没有机会了解到这片土地上、安康城外另外的一群人。他们以为这些聚集在机场外的人都是欢送亲友、饭后散步或是春游打卡的。

安康市是陕西省辖地级市，曾经是安康县。截至2022年10月，安康市辖1个区、8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而唯一的区的中心，汉江以南的城区被大家称为“安康城”。机场坐落在城区附近，从市中心方衡的家开车抵达只需要四十分钟，送她上学是家里的一件大事，离家的车上总是满满当当坐着亲人。

方衡第一次知道，同样是全家总动员来机场，还有一些家庭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只为了看飞机。

机场旁边高地的格桑花上一次大片绽放，是在安康四桥建成的时候。到现在，开满格桑花、连着河堤和汉江公园的四桥还是父母晨跑，老人孩子散步遛弯的“安康人之选”。安康城不怎么有早晚高峰，这里是早晚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李诺对方衡的感触不以为然，他回忆起自己坐在飞机上看到过的机场周边攒动的人头，不过他觉得可能只是附近的居民，把看飞机当作散步一样的休闲活动。方衡只是

让他继续往下看。他沉默了一篇文章的时间，最终只说：“这作者的文笔真好。”

每逢寒暑假都要打卡机场的刘可，依然对于老乡眼里的飞机的“神圣”感到讶异。“不懂这种小飞机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她在群里这样说。这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想法，对这群一路升学的小康以上家庭的安康城孩子来说，他们或许去过北上广，但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了解还停留在那一条坐落着从小学到高中所有学校的育才路上。

三代人

汪悦的家就在育才路侧边的文昌路上，她是一个最典型的安康城长大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汪悦步行上学都可以轻松在二十分钟以内到达，对这种按部就班的乖孩子来说，飞机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虽然家里算不上十分富裕，但是她自小被父母带着在全中国旅游，汪悦一边感叹“我现在才意识到家里当时还背着房贷”，一边回忆自己的旅游经历。她七八岁就第一次坐上了宽敞明亮的大飞机，比起旅游时有丰盛飞机餐、各式饮品的空中旅行，安康富强机场通航的这种小型飞机只在零星几个城市往返，座椅之间的缝隙并不比高铁二等座大，而飞机商务舱与她乘坐的经济舱之间只有一道带有未抚平褶皱的蓝色帘子。

这层帘子是这么薄，以至于在这个小小的飞机上，商务舱和经济舱几乎没有了差距。

这样的差距，是汪悦、刘可他们几个的父母都在努力弥合的东西。这一代基本都是大专学历，毕业之后分配工作留在了故乡。这里消费水平并不高，也没有发达的工业或者旅游业，环绕的青山提供了好天气，也让交通不那么便利。他们拼尽全力为子女提供旅行和读书的机会，让子女坐上了飞机，也考上了北京的985大学。

在这个小小的00后“第一代大学生”群聊里，这一篇文章唤起了他们更多的回忆。李诺忽然想起十岁那年他第一次坐飞机的场景，那也是他的父母第一次真正走上飞机。

也许正是因为上一代自己有的遗憾，所以他们在养育这一代时加倍弥补。

方衡的外婆杨春莲女士今年已经八十七岁了，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几年前身体还硬朗的时候被女儿硬拉去的。外婆听到要坐飞机去旅游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好去的，你们去就行了。”方衡知道，这

是外婆在心疼给自己花钱。就像她常常早晨挤进菜市场抢促销，却几万几万地把几十年的存款分发给孙辈。

每年三月和九月的开学前几天都是杨女士的“看飞机日”。无论天气如何，她都坚持送外孙女去机场，目送外孙女进入航站楼之后，她又总会急急忙忙地走向最佳看飞机地点的土坡，方衡的妈妈、大姨、二姨在她身后急急忙忙地追。和被子女屡禁不止的“菜市场抢促销运动”一样，杨女士有自己的主意。促销抢购锻炼出来的身手让子女只能一边在身后连连叫着慢点，一边赶忙伸手搀扶。



▲看飞机的人

二十年前，在安康机场还是没有客机的五里铺旧机场的时候，孩子们把那里当做一个可以看到锃锃发亮的飞机的郊外游乐园。而杨女士和其他帮着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是这样追在疯跑的孩子们身后，一边叫着慢点、慢点。

飞机上是踌躇满志的新一代，飞机下是满心担忧的长辈亲人，是孩子们和这片土地最深的羁绊。

飞机上的人

对于这片土地，这群二十岁左右的大孩子们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看飞机的人》评论里说，“对于安康人，坐飞机就像是一个遥远到毕生无法实现的希望”，汪悦觉得这就和那些省会的同学以为安康就是一个美食城一样傲慢。机票钱并不是安康人无法承担的东西，只是大家习惯于把钱花在一粥一饭和下一代身上。

在北京，李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喜欢说自己来自陕西，“因为如果具体说了陕西安康，总要面对无数迷茫的眼神。”有时候，还有很多人会似懂非懂地将自己的家乡当做西安的某个下属区县。但在网络看到安康相关的文章时，他总会第一时间分享。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刘可迫不及待地选择了横跨半个中国的北京的学校。但如今每次返校，他都会把收拾行李、告别亲人、登上飞机拖延到最后一刻。这里虽然有巴蜀地区的群山环绕，又有陕西深沉的厚重历史，但也有刘可这样的年轻人喜欢的韩餐、万达广场。

每次从逐渐升高的空中俯瞰安康整齐的梯田，方衡总是能感觉到发自内心的眷恋。她会试着在看飞机的人潮里分辨出自家外婆雄赳赳气昂昂带领的亲友团。不过下一次，她也会注意到那些专程来看飞机的人们。

飞机起飞了，群里仍在继续他们的日常：讨论升学、焦虑留在大城市如何就业，他们好像在努力挣脱自己生长起来的土地，在飞离故乡的时候在高空中俯视。

他们不会忘记小学体育课激动而向往地仰面盯着飞机尾巴后面长长白线的自己——“看，飞机！”也永远不会忘记新机场和旧机场数十年如一日站在自己身后的长辈亲人。

作者李淑妍，北京师范大学 2020 级教育学本科生。

这个世界 诞生两次。

| 栏目·波动

09 MBTI：心理测验、符号与人的形象

10 王家卫：擦身而过 久别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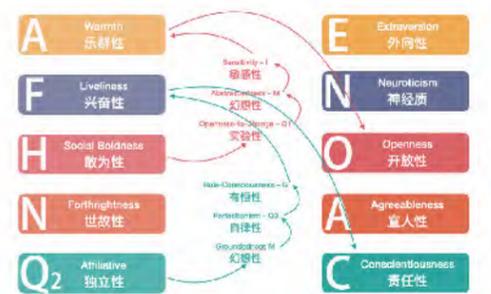
2022 年春天，新浪微博话题“#MBTI#”冲上热搜，这款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的人格测试成为了年轻人的“社交新名片”。如今一年半过去，MBTI 测试非但并未像其他昙花一现的热点那样被遗忘，反而更加深入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介绍自己时一并附上自己的人格类型，将它作为自己个性的标志。

如此简单的四个字母是否真的能够准确地概括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有关 MBTI 科学性的争议从未止息。科普平台“果壳”的一篇推文《你是 I 人还是 E 人？》这种人格测试，从头到脚不靠谱”直言其“唯一的用处大概就是作为社交场合上的谈资”，而其他同持批判性态度的文章尽管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意义，也仍然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时兴的“游戏”，并不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为何 MBTI 能够在年轻人群中流行如此之久、传播如此广泛，且拓展出如此复杂的意义体系？这一现象的成因不应简单地归结于人们对于热点的追逐，而 MBTI 自身也已在这种持久的传播与使用中繁衍出它更加真实的价值。

MBTI 与人格类型论的预设

一个受到科学认可的人格量表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够落实于定量方法的人格心理学理论主要分为类型论与特质论两种，而如今心理学界较为认可的大五人格、16PF 等量表均属于后者。基于特质论的量表关注个人在量表的每一

个维度上的得分，如大五人格量表以外向性、尽责性等五个指标的分数作为测验结果，并不进行进一步的归类；而在 MBTI 的测验结果中，人们则更多地关注自己所属的人格类型——尽管测验结果同时会给出每个维度上的具体数值，但它却很少在与之有关的日常讨论中被提及。



▲ 大五人格与 16PF 的结构

以 50% 为界，人依据各个维度上的数值被简单地分为了不同的群体，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毫无疑问是粗糙的。若以这样划分出来的类型作为标准，那么在某一维度上得到 51% 分数的人将与得到 90% 分数的人同归一类，但得到 49% 分者却被归为与之对立的类型。

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将数值重新纳入到 MBTI 结果的解释体系中，它也并不等同于特质论的量表。荣格的理论为 MBTI 提供了四组对立的特质：外向-内向、感觉-直觉、思维-情感以及判断-感知，每一道题目实质上都是在对立特质之间进行的“迫选”，而这成为了它与特质论

量表间更加本质的差异所在。人格特质理论并不会预设两种特质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在 MBTI 的理论体系下，思维与情感相对立，其中前者意味着追求逻辑、公平，而后者则意味着注重和谐、同情，两者不可兼得。然而，在现实情况中，我们很可能在不同情境下交替使用着不同的决策方式：对于需求理性的严肃问题，我们使用逻辑思维；而对于情境模糊的感性问题，我们使用情感来判断。

这恰恰也是一些人认为 MBTI 中的部分问题难以回答的原因：面对“你更喜欢用理智或是情感做决定”这种抉择，我们内心真正的答案也许难以以三言两语概括，在此却必须在苍白的五点量表上作出回应。最终，我们可能会以那些更具代表性、更容易回忆起的事件或者最近发生的事件作为依据，如此得到的结果自然会随个人当下的状况而变化，以至于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时期的测试中得到不同的结果。

已有大量科普性文章对上述缺陷进行了论述，这些在科学上的“硬伤”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使用它的热情——或许自 MBTI 被人们接受为一种“话题”起，它就拥有了外在于科学的独立意义。

当我们做心理测验时，我们在追求什么？

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为何更加科学的、以特质论为基础的心理测验都未能如 MBTI 一般流行？大量与之相关的二次创作、相关社区活跃的氛围自然是如今人们喜爱并认可它的重要原因，但在其方兴未艾时能够吸引到一批乐于深入讨论、挖掘其意义，将其带入其他语境中的使用者，也绝非出于偶然。



▲ 十二星座与符号

“为人分类”这件事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人格理论希望通过体液类型的差别来解释人行为倾向的差异，

而血型、星座或生肖等更加广为人知的体系也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赋予每个类型以各自的特征。不仅如此，在 MBTI 前曾流行于社交网络的九型人格测试、DnD 阵营测试等同样能够为人提供他所属的“类别”。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是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让我们认为那些有关某一类别性格的模糊表述适用于自己，但却难能完全摆脱使用它们的诱惑；我们已经将“星座”这样的标签本身接受为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质，尽管它并不能提供出生日期之外的任何信息，与他人星座相同却可以令我们感到与之关系更近。

MBTI 为测试者所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对于某一确定类别的归属，而后者恰恰是特质论的心理测验所无法提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我们自身具有归属于某一群体的需要，同时也会依据他人所属的群体来认识他；“类别化”是我们认识、组织世界的基本方式。更加特别的是，MBTI 的每一种人格都有对应的形象，在 MBTI “同好”之间的讨论中，它们就成为了人格的代表——依据这些形象的视觉元素，INFP 被称作“小蝴蝶”、INPJ 则被称为“绿老头”。这些拟人化的形象比苍白的四个字母要亲切得多，我们也就更容易对其投入认同。



▲ 16 种人格的官方形象

与星座、血型等完全非科学的性格理论不同，尽管并未受到主流学界的承认，但 MBTI 测试却拥有着属于“科学”的形式。无论是它所包含的大量题目，或是测验结束后长达数页的反馈报告，乃至更进一步的、被以高度体系化的方式描述的“八维功能”，都令我们很容易感到这一测试本身的结果真实而可信。此外，我们为测验问题给出的答案的确可以作为判断我们性格的初步证据（如同在生活中我们概括他人的性格那样），所得到的结果只是因粗糙而未能满足科学严谨的要求，却不失为一种对个人性格的有趣“速写”。

事实上，一些有关 MBTI 使用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借助这种工具来讨论人格对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与自我认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我们自己对于测验结果的解释过程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常常以他人视镜认识自己，人格测验所提供的对于个人性格的表述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自己的基础。我们归属于某个类别，接受那些对于自己性格的表述，并在对其做出主观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着“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



▲基于 MBTI 形象制作的周边

性格的“民间分类法”

人格测验中的种种问题要求我们依据对自身的认识来作答，因此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我们对于自身已有所认知——人格标准化测量的意义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那些我们认识之外的新信息，它的作用更像是以标准的方式来测量那些人格中重要的关键特征，使得不同的人对于自身的认识方式可以在这种度量中得到统一。在此基础上，许多有关人格的研究在这些关键特征与其他变量之间建立相关，探究前者对于认知、行为等因素的预测作用。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谈论彼此的性格特质，并非是为了得出科学的、宏观的结论。许多关于 MBTI 的讨论都以我们生活中的具体体验为基础，譬如在豆瓣小组“I 人独处充电站”中，人们交流的内容大多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为“I 人”的感触。他们如此定义自己：“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需要通过独处来给自己充电”，这一表述并没有科学的依据，但却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由此，就像“内卷”与“躺平”如今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语言那样，随着“I 人”“E 人”等一系列概念成为人们的“共同知识”，它们也就成为了独立的新词，可以脱离原先的

语境而被广泛地使用。

这构成了一种有关性格的民间分类法。相较于客观的、自上而下的科学分类法，源于社会生活的民间分类法并不一定准确、完善，但却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在 MBTI 的四个维度中，目前最常被谈论的是外向 - 内向这一维度，判断 - 感知维度次之（并且经常被简化为有 / 无规划之分），这与我们在人际交往与合作中所关注的重点相符；换言之，这些词借助其丰富的内涵，成为了我们高效理解彼此的工具。尽管 MBTI 的测量与划分方式失之于不够严谨，但人们对它的大量讨论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共识、基于共识而进行的交流实践则使 MBTI 成为了一套通行且实用的性格分类体系——MBTI 不能代替大五人格量表进入科学研究，而相对地，后者也难以在日常语言的场域之中代替它。



▲有趣的 MBTI memes，令我们感到认同与归属

较之于在科学上对 MBTI 做出批判，更有意义的似乎是对我们运用这一套符号的方式进行反思。作为一种“标签”，它们帮助我们更快地认识自己与他人，却也可能成为我们自身的限制，带来对于他人的偏见。身为“I 人”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交流的借口，“E 人”充沛的社交能量也应为他人留下一些空间。归根结底，符号不过是我们认识一切的中介，而非规则的制定者；MBTI 肯定每一类人格的独特优势，但我们仍然能够突破这个给定的框架，做出改变而弥补我们自身的不足之处。

MBTI 重测信度的缺陷于此再度出现，只是这一次显现出它乐观的侧面：无论我们自身，或是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都仍然处于发展变化当中；我们的形象并不稳定，我们也恰因这不稳定而自由。

作者谭心瑶，北京师范大学 2023 级传播学研究生。

王家卫：擦身而过 久别重逢

“谁都错过、落寞、遗憾过，
谁都回头、转身、擦肩过，
却也谁都看不透墨镜后那样一个鬼马式灵气逼人的灵魂。”

撰文 | 叶晨灏
美编 | 叶晨灏



INTRO | 擦身而过



有时候我昨天遇到一个人，
感觉他非常有意思，
印象深刻。
但后来就再也碰不上了，
人生就是这样。

—
王家卫《一代宗师》

上午十点十分，短片的进度条跳到了27分56秒，文稿里加载的码数又多了几行。我的眼睛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后主楼二楼窗外望出去有很好看的光影，来往骑行的人们在我的眼中滞留2.5秒后离去。我打开文本输入框，想要问你，人与人之间的擦身而过，是不是就这样轻易地化作跳动的数字，最后变成回忆里的灰尘。

01 零点零一公分的距离



越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朋友越珍贵，
可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彼此疏远了，
甚至于遗忘。
借此向所有的曾经及可能性致意。”

—
《零点零一公分的距离》

如何评价王家卫？侯孝贤说他“有风格”，李安承认其“嫉妒”他的“酷炫”，影评人玩抽帧、品色调来剖析他的镜头世界，影迷们争相用他的风格旁白描述生活——于是谁都错过、落寞、遗憾过，谁都回头、转身、擦肩过，却也谁都看不透墨镜后那样一个鬼才式灵气逼人的灵魂。

王家卫在泽东电影30周年纪念片《零点零一公分的距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片名源自以其随意和轻盈的触感风格留下影史中独特一笔的《重庆森林》：“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短片集合了王家卫拍摄电影时未放于正片中的片段，在上帝般的剪刀手之下，我们得以窥见那些瞬间幻灭的唯一命运，背后仍然有着无限扩大的千万种可能性。

02 万尺胶片中的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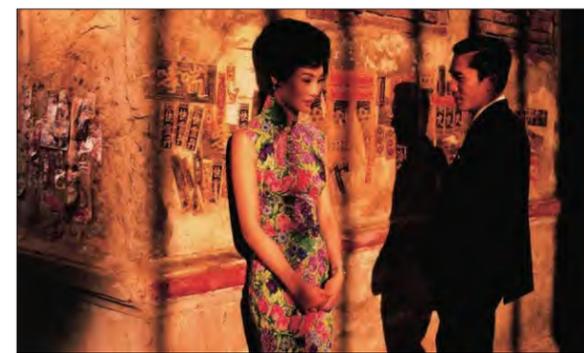
当你年轻时，
以为什么都有答案，
可是老了的时候，
你可能又觉得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的答案。

—
王家卫《堕落天使》

王家卫以拖延、多磨闻名，刚入行时数月交不出剧本，拍摄《一代宗师》耗时十三年，2017年开始筹备的电视剧《繁花》至今播出也已过去六年有余。他出了名地不爱用剧本，没有副导演、编剧与他共同商讨情节发展，演员在片场不知道剧情走向，不了解角色命运，一切的调度全凭他随性而为——他并不真正需要完整流物的硬性情节或是强求内在逻辑贯通的人物心理；相反，他倚重的是每个角色带着自发性感受完成的电影化姿态，浑然天成地塑造，自在自如地生发，依靠直觉塑造了一个魅力无限的德勒兹意义上的情动世界。

看似漫不经心毫无章法，实则让那些匪夷所思的神来之笔十分刻意地从帧与帧呼啸而过的间隙中流露出来，于是有了旭仔身上疏离与亲近、追求与失落的淋漓尽致的矛盾呈现，有了周慕云贯穿隐喻中沉溺过往而挣扎于未来的迷幻质感。苏丽珍的一抬眸，何志武的雨中狂奔，一呼一吸间，霓虹晃眼惹人迷乱，风沙四起苍茫扑面，这些角色的姿态超脱本体而融化为时空中情绪蔓延的强力，我们自然而然地进入那种人生状态的漂泊无依和精神上的虚无追寻，留下片尾字幕上升后难以平定的心绪。

03 浓烈与虚无



如果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
王家卫《花样年华》

王家卫的电影带有很强烈的象征性和热烈的色彩冲击，从前期的海报宣发到正式的影片呈现，都会以某一类特别的意象或是某一种鲜明的色调统摄整个作品世界。他选取武侠、杀手、恋人、时间机器等异度时空的产物作为现实中冷漠、偶然的城市中的锚点，王家卫的电影带有很强烈的象征性和热烈的色彩冲击，从前期的海报宣发到正式的影片呈现，都会以某一类特别的意象或是某一种鲜明的色调统摄整个作品世界。他选取武侠、杀手、恋人、时间机器等异度时空的产物作为现实中冷漠、偶然的城市中的锚点，捕捉镜子、玻璃、烟雾等脆弱而迷人的物像作为第四维中生长与衰亡中的见证，在浓烈的怀旧场域与虚无气息中，不断深入那个荒诞的、边缘的架空世界，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状态得以夸张式外显，并在大众文化的形式中展现出独树一帜的艺术张力。

看影视作品，随着光阴游走，记忆远去，会想起那些经典对话里的具体字句，会记不起那些丰满的人物身上的细微表情，会回不到那些决定性瞬间的氛围情绪。但当一切弱化、模糊成为背景，我们会回味起一种浮于记忆之上的难以捉摸的感觉，那或许是《花样年华》中的鲜红与纠葛，《春光乍泄》中的霉绿与痛彻，《繁花》中的耀金与拉扯。有一天我们忘记了所有，而独能记起那颜色与意象中流淌的氛围，以一种持续的“状态感”在场，似气味不散，似余音绕梁，久久不能忘怀。

OUTRO | 久别重逢



十年之后
我还是没有看清她的样子
但我看清了我自己。
—
王家卫《繁花》

2024年年初，电视剧《繁花》瞩目开播，距离2014年王家卫买下小说版权，《繁花》在“不响”中孕育，已过去了近十年。

指针跳转，记忆闪回，在沸腾与失声中，纷繁瑰丽的群像奇观徐徐展幕，电光火石间的明争暗斗交错上演。我们再度沉浸于一个更为时久的“王家卫时空”，在熟悉中回味，在陌生中惊喜，在冰凌般凛冽的美学中，有幸与其擦身而过。仿佛《阿飞正传》末尾里梁朝伟那段戏外戏的无声三分钟，终于在《繁花》的开头里寻得了回响——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

作者叶晨灏，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传播学本科生。

经过一些 秋与冬。

| 栏目·广角

11 图集 | 北纬三十九度的秋与冬

白昼像水晶般透明，
黄昏更是灿烂辉煌。



人老些，街老些， 秋要深倒是慢的，

秋日薄暮
用菊花煮竹葉青
人與海棠俱醉
-
林清玄
| 溫一壺月光下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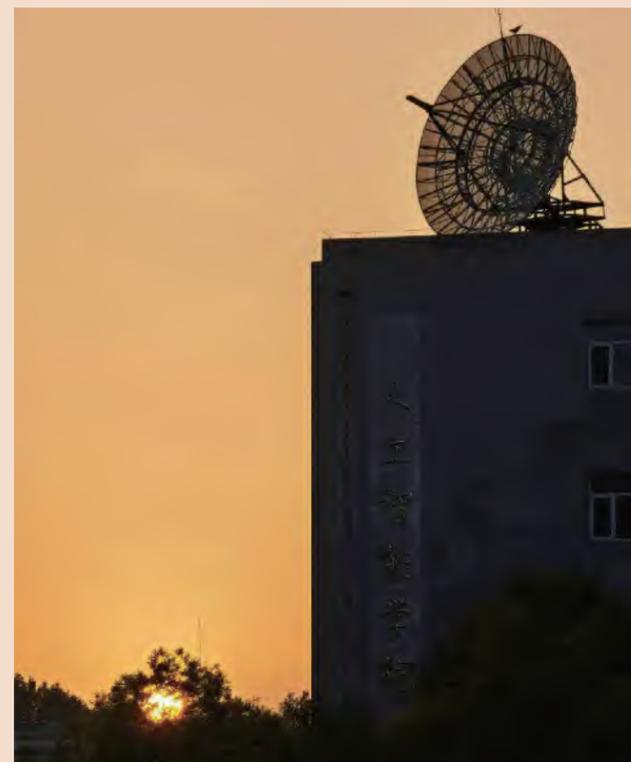
秋天的陽光醇厚柔潤
在建築物頂端閃閃發光
軟綿綿的草地
雲絮從上面緩緩飄逸

-
村上春樹

| 有餐車多好



中間還夾着小陽春， 之後才逐日深下來。



秋天
無論在什麼地方的秋天
總是好的
-
鬱達夫
故都的秋 |



秋

每一個日子往後退去， 人就長大成年，

我在冬天的雨中奔騰
我的胸脯上
藏有明天早晨
-
海子
| 冬天的雨



在寒風凜冽的時候
就圍在暖洋洋的爐火旁邊
烤着紅薯憶往昔
人在冬天 總是沒有距離的

-
汪國真
| 人在冬天



冬天的夜雖然很長， 總不會把夢做到窮盡。



冬天是大自然的鏡子
將萬物照出純淨而寧靜的美
讓人心生敬畏與感慨
-
老舍
駱駝祥子 |

